



### 半身紅

林徽音

趕在自己生日以前的三天的晚上，把所已接洽好了的第一萬字湊滿了，預備第二天O君去把它換了稿費來，好讓自己在那當天或者下一天回上海來過自己的生日。

友  
而到第二天，O君說明，因為在他與他的老板之間正在開始有着一種不樂意，我的文章還是由我自己去交割。他說那既然是K君自己約着那樣作的了，想他不致於會不照他自己所已答應了的做法，而故意給予什麼延宕的。

K君好像是沒有要故意延宕的意思，在我看到了他的時候，他約了我下一天的上午再去，說稿費就可在那時取得。而我如約在下一天的上午再去的時候，K君却着他的手下人來，關照說他那一天沒有空，要我改在下一天再去。

這已是自己生日以前的一天的事情。而且到這時我已不再相信在下一天會看到K君，而從他取得那稿費。我看我只有在那異地

過我的生日了。

兩三天來已在有一種窒息感，我想不能使自己的生日太為窒息，我便請O君的太太去向她的女傭暫移了四百元，說因為就要離開那城市，我想趁這等待的期間去游一次城外的小山。

正如我所猜想的，K君在下一天又約了一個下一天。我原不大大想在我的生日上，而且在什麼別的事情都還沒有做過的上午，去碰到那樣的一個重約。可是在約被破碎的以前，我又不能不把它看做是一個約，而要是真能如約取得那稿費的話，我還趕得進在這生日上搭中車回上海。

現在眼看到只有在這異地過這生日了，我那種原有些像緊迫的情緒一時反顯得寬鬆了下來。於是我一副閑散樣地出了就近的城門。因為我是要到那我已對O君的太太說了的小山去。我要到那上面去吸一口更空曠的空氣。

出了城，搭了一段路馬車，先在一家麵店吃了一碗麵，然後沿

着馬路走去，而從一個橋壩盤下到了通向那小山去的壩上。

走到將近市梢了，隨在長衫以後，我把短衫也卸下了。我想在這里不會碰到什麼熟人，所以不致於會有使雙方都感覺到局促的事情顯現。城外顯然比城裏更顯得自在。因為在城裏，雖然每在我經過那一大段曠野的時候，也在想到像在海邊似地把那短衫卸下而曬一曬太陽，我却從沒有那樣做成過一次。而現在，把我的短衫卸下了，我的上半身的肌膚不但因為已在親接着那久已被渴盼了的，在覺到一種舒泰，而且還在覺得空氣也是更為柔軟的，更為撫愛的。

進入了山門，穿上了不怎樣多的石級，我已來到了一個閣。是因為我看到在那里有橫着豎着的制服，我沒有如我所預想地留下在那里吃茶。我便想起了一個為一般的游人所不大走得到的所在，好像叫做半吳軒的，而想還是一個人到那里去吃茶去。

可是這個山也好像已落進了什麼都在變了的範疇裏。我在我去尋覓半吳軒的時候，從這里那里看到了「游客止步」的字條，這以前從沒有在這里顯現過的。我不曉得它變從什麼時候。可是在半吳軒，或者那個在我意念中的所在，我已無法找得到。

或者它已躲到了「游客止步」的後面去？

於是我只隨便兜了一轉就回下了山。我取了另一條路回到城裏

。而在那另一條路上是在有着黃包車的：我坐在黃包車上還是在使我的上半身的肌膚直曬在太陽光的下面，直到它要折進一條比較熱鬧的街道了，我才開始穿上了我的短衫。

在那天黃昏時分回到寓所的時候，我看到在那里並不知我所以為地有着一個電報。信件，或無論什麼方式寄遞的，也一封都沒有。

### 從學費暴漲寫到其他

譚 筠

我幾乎不相信有這時代，曾經當過學校教師二十多年的我，今年連自己的兒子也幾乎進不起學校了。

總算全靠親戚朋友幫了一個大忙，替兩個已進初中的孩子設法了一萬多塊的學費，得以繳費上課。可是問題又來了，書籍又突然漲了價，簿冊文具不必說，一共又用去了將近四千元。

本來，一個孩子的父親如果是個暴發戶，不要說一萬八千元，就是十萬八萬元也不當一個大數目，儘可若無其事地繳出去。但在一般薪水階級的父兄，尤其像我這種近來專靠「煮字療飢」的父親，那都不免要直跳起來了。

據說：學費一暴漲，全市的學生總數頓時比上學期減少了約有三分之一，起初我還有些不相信。後來達到一位在一個著名大學上課的朋友，在寒暄中偶然談到

有。我止不住想了一想：家裏的人生生日我差不多沒有一個不記得的，而對於我的這個生日家裏的人好像沒有一個記起。

那樣想着，我把我的短衫的鈕扣解了開來，而從我的肌膚看到了一天來所已從太陽接收了的紅，我也似乎並不怎樣覺得寂寞了。

「今年授課可比寫稿好多了？」他連連搖頭：「不見得！學費是暴漲了，可是學生也暴減了！」

又一次我到一個著名中學裏去看朋友，那天恰巧是學生繳費的一天，無意中聽得許多學生在問教務處請求退費。我很詫異地問我的朋友，因為我素來知道，任何那個學校收進了任何什麼費是不肯再退還的。

他也連連搖頭：「這些都是舊生。因為上學期放假時，學校要他們繳留額金，可是那時下學期的學費數目還沒有決定。現在突然暴漲了許多倍，他們都讀不起，所以要求退還留額金而不讀了。留額金照例學生不繼續來校讀不能退回的，可是這次是例外，學校沒有理由可以沒收他們。」

這樣看來，那麼學生總數的暴減，就是我不相信，反而又不

可能了。

我曾經這樣計算過：在從前中學校收學費每學期從二十元左右到三十元左右的時代，那時教師授課每小時的薪水約自一元至一元半。現在普通都收五千至六千餘元，比從前約增二百五十倍，可是教師的薪水不知道每小時有二百五十元至三百七十元沒有？假如照比例增加，那麼一個教師每週上課二十小時，每月至少有二萬元，在目前，如果一家只有五口，也勉強可以應付了。就是學生數減少，那也還有一萬多塊一個月可拿。

可是我們寫稿的是怎樣呢？我不忍說，我又不能不說。一個人每月要寫二萬元的稿費，除非也有黑市，千字五百元，或在每月可以寫四萬字來應付。可是在那些刊物上，可以容許你刊載這些字數呢？如果千字不到五百元，那麼即使粗製濫造，也不容易造出這大量的字數來。更其無路可走。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事實告訴我們，每月可拿二萬元薪水的教師，在目前仍是鳳毛麟角，那麼這暴漲的學費，又到了那裏去呢？怪不得一個朋友對吾說：這一學年是校長發財年，我要不相信，可是我又不能不相信，不過我還相信有些校長是例外。

我以為最不應該的，是趁學費暴漲的當兒，書店又來一次大漲，學費已不易負擔，又來一個趁火打劫，真正叫人吃不消！他們

的手段不能不算辣，繳了學費當然不能不讀書，不怕你不忍痛拿出錢來買，這已是迫上梁山，沒法可想。更有些不知柴米油鹽價錢的闊教師，好像是和書店老闆有着什麼勾通似的，一部一部厚厚的洋裝書，一部一部厚厚的中裝書只管開出來，逼着學生去買。

教育部老早禁止中學用英文本的史地數理書了，可是一千多頁厚的英文世界歷史還在開出來，我不知道每週只有二小時，只教一年的世界史他是怎樣把牠教完的？還有，每星期只能教一二篇的國文，用的書有的同時叫學生買兩種以至三種不同的國文讀本，有的要買全部史記，或全部經史百家雜鈔，這種大部書就是教二三年也教不完，可見用了半年，只教了幾篇，又不用了。我不知道這種教師的心肝是怎樣生的，不顧學生家庭的死活到這地步，化一千多塊錢買這些厚厚的書來又教不上多少頁，到底是什麼意思？我恨不得跑到學校裏去當面問問他們。

嗚呼！人人都說中國是文化之邦！不過有優良的教育，才有優良的文化！教育是否優良已很難說，倘若長此以往，恐怕連這賸下的學生總數三分之二也將發生問題。因為有錢開明的父兄早已不信任學校而都請門館教師，所賸下的那班尷尬的學生，遲早也有進不起學校的這一天會來臨，到那時候，中國再有學校沒有呢？再有教育沒有呢？

### 積德與積財

子輝

走進古老的舊式中國家庭裏去作謁客，很容易瞧見成爲皇室的廳堂之內，所懸紅底金字匾額，不外「至德堂」「積善堂」「或善餘堂」，而且執筆揮毫的，不是紳士名儒，便是達官貴顯，那怕廊廡頹敗，然而藉着這匾額的高標，却點綴了金碧輝煌的氣象。

用「至德」「積善」來顯其巍峨的高堂大廈，自然，除了昭示來客以齊家的主旨而外，對子孫昭炯戒的成分更占多數。

這可見古代代理學宿儒，樸學大師所諄諄訓世的「積財與子孫，不如積德與子孫」的影響之如何深入於民間了！然而遺憾的是，無論知識階級，抑或連「之」「無」都不識的人們，儘管以「積德」「與一積善」來作爲昭示賢子賢孫的金鑑，甚至口頭上常唸唸有詞地「積財與子孫，不如積德與子孫」，而揆諸實際呢，則所謂積德也者，僅作爲口頭上的裝飾而已！此無他，因爲「德」是空洞的美名，而「財」是實在的物質；靠德不足以白手成家，使瓦礫翻身爲層廈；惟有財，方可大興土木，盡情享受。於是外在的口頭上，儘管囁嚅於「爲德」，而內在的心田裏，却始終孜孜於「爲財」了。

如是，乃形成了口是腹非，言行殊趨的形態。

試一究書香門第，士宦後裔的家庭，儘管以積德爲堂名，而到底有幾家是以積德累善而興家的呢？所謂「富室後裔，子孫不肖」的現象比比皆是，我們不需用因果來作說明，事實上積財與子孫，搜刮既易，積聚又多，自然子孫要視之如糞土，揮霍恣意，不弄得敗落不止了！

然而例證儘管擺在目前，只消財帛銀錢一射進眼裏，積德即置之腦後，惟恐財賄之不能聚沙成塔了。反正子孫的賢不肖，到底是身後事，既屬身後事，又怎麼管得了這許多，所謂「身後是非誰管得？」因此就無孔不入的專誠一意於積財之道了。何況萬一子孫能既賢且肖，克守祖上作風，豈非更能光耀門庭，富埒陶朱？有此「萬一」的或念滋生，自然更兢兢不休於積財之道矣！

此風降至近世，更形猖獗，大概文明愈加進步，聰明也隨之而益加發揚，積空洞的虛德，既不足以談享受，更不足以貽子孫，何況世界已成拜金世界，社會已成拜金社會，而且在學理上又有所謂拜金主義，有錢可以住高樓大廈，可以坐四輪汽車，可以吃中西大菜，可以玩紅星，挾仗

大之更可以收拾羣小，自造地盤，叱咤風雲，蓋金錢具有萬能之魔力也；於是終日蠅營的，無非爲積財兩字。商人營投機而積財，官吏則營舞弊而積財，其他士農工等，也無不滿騰騰的積財思想。「積財」既大走鴻運，「積德」也就退避三舍。此一大千世界，錢鈔既然愈來愈多，舞弊搜刮，投機積聚，也就愈攪愈烈，試觀小小的一個市區財局，竟然靠了舞弊，可以積成四萬萬圓的鉅數，無異叫全國的總人口，每日給他屯積起一圓錢，積財如此，可云「嘆觀止矣」了！

世界上的事理的發展總是相對的，財愈多，德愈薄；反之，德愈多，財愈薄；如今積財之風，橫行如是，道德淪亡，也就可以概見。

禮義廉恥是爲立國立家的四德，不尚德而尚財，視積財爲應該，爲當務之急，如果平心靜氣，稍加考慮，能不寒心？

差幸這世界淪亡了德，還沒有淪亡法，否則橫財之積，由四萬萬而八萬萬而十六萬萬，也會層出不窮，表現其巧妙的積聚技能呢！

不過話得說回來，今日生活指數的高躍，實在出人意表，石米萬金，生育一個嬰孩，非萬元以上不足以保安全，死亡一名，單就草草殮殮的棺木一口，非二三萬元不足以成殮，生活鎖鍊的威脅如是，無怪乎有許多人要甯願捨積德而趨積財之途猛晉了！



# 中國文化與世界使命

江亢虎

化在世界本身自具相當之價值。

六、中國文化應由中國民族自爲主體，直接策動，然後文化與民族打成一片，文化固爲活的文化，進步的文化，民族亦爲活的民族，進步的民族。

## (三) 中國文化與世界改造

一、中國文化與泰西文化根本不同。泰西文化發源於埃及、希臘、羅馬，專尚武力競爭，商業交通，加以物質發達，慾望增進，於是歐美各國悉隸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支配下。雖經東方文化一部——如猶太基督教二千年之宣傳，印度神祕學百餘年之輪佈，仍不能挽回此劫運。

二、前次世當大戰，及一切國際間之糾紛衝突，各國內之革命、政變、失業、破產、不景氣，在在表現泰西文化之敗象與末路。此後世界唯一希望，乃在中國文化之復興與普及。

三、中國文化儒家教義主張：仁義存心，忠恕絜矩，孝悌齊家，禮樂治國，誠信格物，道德化民，簡單生活，和平統一，實針對泰西文化流弊之良劑。其改造之具體方案，則以新國家主義（即新國際主義）代帝國主義，謀民族之共存。以新民主主義代軍國主義，保地方之治安。以新社會主義代資本主義，混階級之鬭爭。

四、中國文化改造世界，不需要任何破壞與流血之犧牲。且中國文化向取兼容並包態度，亦不須推翻打倒其他文化。吾人非謂中國文化圓滿無缺，絕對無二，特認其對泰西文化之流弊爲一種適當且有效的治療與救濟而已。

五、中國文化改造世界，應聽各民族之自動接受，決不出以強迫及威脅行爲，此與泰西文化宣傳方法不同處。

六、中國文化改造世界，本國治而後天下平之義，當然應從中國做去。但現在國際關係繁複，必須內外同時並進，有時並須先向外發展，再向內進攻。吾人

## (一) 中國文化

一、中國文化，以經典所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思、孟所傳爲正宗；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及自外傳來久經同化之釋家，亦各有其獨到與特長，皆可融會貫通，成爲整個系統。

二、中國文化，以二帝（堯舜）爲大同寫影，實古共和國終身總統制下太平邦治之象徵。其六府三事五教均極切實可用，簡單易行。以三王（禹文湯武）爲小康寫影，當時封建，井田，學校制度，頗合近代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土地公有教育平等之精神。五霸假之政策。二千年來，治亂循環，進化停頓。今欲取法乎上，其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復古爲革新之籍乎矣！

三、禮記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一章，代表儒家世界思想，爲新國家主義（即新國際主義）新民主主義新社會主義之先河。即今後改革與進步，亦不能出此範圍以外。（三主義之說明別見拙著社會制度改造發凡）

四、中國文化乃真文化，非武化之文化，亦非物化（物質化）之文化。其目的在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個人爲本，世界爲量。家與國但爲由近及遠循序推行之階級，而非爾疆我界彼此分割之區劃。

五、中國文化奉大自然之天爲至高無上之神，而崇拜之。一切現象，皆天之作用，即神之表現。過去之聖賢豪傑聰明正直者，及本身所從出之祖先，亦本崇德報功慎終追遠之義，而一體致敬，是爲無神話不迷信之宗教。故與其他宗教，可以相容而並行。

六、中國文化代表者之儒家，內修聖功，外行王道，總持政教，兼作君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其在我，聽其在人，盡其在人，聽其在天，常居易以俟命，不行險以徼倖，故能無入而不自得焉。

## (二) 中國文化與民族復興

一、中國近代最大之喪失，今日最大之危險，將來最大之絕望，在於民族自信心之消滅，因對固有文化懷疑而鄙薄之，甚至詆毀而摧殘之。故欲復興民族，必先喚起其自信心，而欲喚起其自信心，必先使認識尊重愛護信仰本民族固有文化。

二、中國所以退步與失敗，並非固有文化致然，實忘即固有文化背棄固有文化之結果。試舉三十年來事實證明之：初則羨慕英日立憲，再則模仿法美共和，三則試驗蘇俄共產，四則步趨義德獨裁。始終專在效法他人，毫無自覺自立之意志與氣概。人窮反本，此其時矣。

三、中國文化爲世界最高尚最悠久文化之一，且既爲中國固有之產物，當然與中國歷史地理人情風俗最爲相宜。惟當起廢振衰，補偏救敝，並努力向上，以期發揮光大而已。

四、中國文化流傳廣遠，日本得之，世守勿失，傳以泰西科學，形成現代國家，而其宗教、教育、政治、社會、文學、美術、至今猶奉中國文化爲骨幹。可見中國文化並不使人貧弱，惟其目的，不僅在富強而止耳。

五、中國今日國際地位雖低，而歐美各國對中國文化研究日多，且極爲重視，並代謀保存。可見中國文

鑒於耶穌教不行於猶太，佛學不盛於印度，足見執地之觀以斷推行之先後輕重為非是。

(三) 吾人之使命

一、吾人生長中國，因血統地理與教育關係，承襲中國文化之遺傳，並曾作親切有味之研究，對中國文化前途應負之使命，當然最為合格，最能盡責。

二、吾人慨念國家民族之衰微，發現從前學步邯鄲之錯誤，目擊列強備戰之積極，人類自趨絕地之危機

，及弱者先受宰割之慘劇，故感覺此使命之重大與急迫。

三、吾曾游歷居留外國甚久，觀察泰西各國文化優點與缺點，親見其賢士大夫對中國文化之欣賞與景仰，及一般民衆對中國文化之無視及謬解，愈感覺此使命之不容放棄。

四、吾人負此使命，須具宗教家之信仰，及其犧牲服務之精神，並認定作為終身事業，不求速達，不圖

小利，不畏難而中止，不見異而思遷，救國救世，莫大乎是。

五、吾人負此使命，須以身體力行，人格感化，轉移風氣，博得同情，決不運用權謀，憑藉暴力，及採取任何不正當手段。

六、吾人為完成此使命，須有精誠團結之組織，齊劃一之機關，所有宣傳運動，均按照預定計劃，秉承直系命令，以期事權統一，勢力集中。

衣服漫談

周越然

我們為什麼要穿衣服？我們穿了衣服之後，為什麼還要戴帽子，還要着鞋子？為什麼要穿衣褲？

倘然為的是禦寒，那末夏天穿了汗衫汗褲之後，為什麼還要着短衫短褲，還要着長衫？豈不穿得太多，有些像禦寒的樣式麼？倘然為的是避暑，那末冬天為什麼裸露？

世上有全年一絲不掛的人。我們稱他們野蠻，稱他們沒有教化。但是他們也知道裝扮。他們最喜裝飾；他們文身（Tattoo）。他們的文身，顏色真巧，花紋真妙，似乎不在我們的綢紗之下。但是他們終年不穿衣服。他們不怕冷麼？他們不知熱麼？

（Aesar），在帶領士兵遠征的時候，不論天晴下雨，不論夏季冬季，總赤足而戴帽？又斯巴達國王阿稽西勞士（Agesilaus）所穿的衣服，終年不變——終年穿單薄之衣。這是什麼緣故？斯巴達與羅馬，是古代文化最高的國家，并且阿稽國王與凱撒大將當然算不得野蠻人。

你問好了。『乞丐道，『你的臉孔覺得冷不冷？你的頭，你的足，你的全身，統統都遮起來了。你為什麼不遮蓋你的臉孔呀？』那人窘道，『我的臉孔，不覺得冷，何必遮呢？』乞丐道，『對拉，對拉！我的全身，都是臉孔；所以我穿了這些單薄衣服，還嫌太熱。』

上面故事，似乎離題；其實不然。這個故事可以片面地證明衣服鞋帽的穿戴，不全禦寒避暑。然則我們穿衣，戴帽，着鞋，究竟為的是什麼？為的是不是時尚？

公歷一九一四年以前——歐洲第一次大戰未曾開始以前——我們遇到正式應酬的時候，一定要着禮服。在某年夏天的晚上，我曾經戴了禮帽，戴了硬領，穿了燕尾服，穿了漆皮鞋，叫了一輛馬車，親身到南京路外灘匯中旅館去赴某洋人盛大的宴會。當時沒有冷氣，祇有電扇，真熱呀！但是到會的一百多位男客，個個都穿這種服裝。

為墊角巾乃學問道德的外表。以後大家故意折下一角，製成林宗巾。凡好時髦的人非戴此不可。（二）孔夫子也很時髦。他穿了一件異常寬大的袍，來見袁公。袁公沒有見過那種衣裳，有些不懂，所以問他道，『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先生的衣服，是不是儒教中人一定要穿的？）孔夫子答道，『丘少居魯，衣逢掖衣』（『丘』孔子自稱。他幼小時在魯國居住，所以穿大腋的袍。『掖』與『腋』同義）。（上文中的引語，均見『禮記』『儒行篇』）。孔夫子雖然明明白白說他的『逢掖之衣』，完全准照魯國的舊制，我以為那是一件袍的式樣，一定是新發明的。袁公不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人；那裏會發此種愚問呢？

# 談中國新統一問題

陳彬蘇

甲，中國人民是否希望有統

一的新局面？

乙，中國人民盼望很久，我想最近中日簽訂同盟條約，在日本的立場，修訂條約的目標，是以整個中國為對象。因此，在我們中國也當以整個立場去接受。履行條約，固然是雙方的義務，但是，我們知道同盟條約的目的之一，是在協力爭取大東亞戰爭最後勝利，而實現中國統一新局面，無疑為增強爭取勝利力量的保證，而且在南京國民政府立場，既與日本簽訂同盟條約，自當使用最高度能力，貢獻於大東亞戰爭，決計不能任令重慶政權存在，而分散力量，甚且相消力量。同時，國家當然是整個一體的，無論在道義上或責任上以言，也決計不能令一國之內，形成分裂之局，甚且背道而馳。

甲，那末統一的新局面，是否可能在短時期內實現！

乙，不能，因為還存在着重慶政權與延安政權的兩大障礙。

甲，重慶政權能否離開英美？

宋子文宋美齡為首腦，一切唯英美特別唯美國之馬首是瞻：二是黃浦系，以胡宗南為首腦，掌握軍事上的實力，與英美派相結託。至於英美，欲恢復侵略東亞的企圖，非以中國為其根據地不可，必須拖住重慶，會一再舉行巨額貸款，以取得重慶政權之歡心，同時又不斷派遣技術顧問與人員，直接在政治經濟各部門指導。

甲，延安方面何以反對中國

統一新局面？

乙，誰都知道，在中日事變之初，蔣介石「安內」工作失敗，為了維持其政權起見，不惜轉變為「抗日」的追之各民族各國家，共謀解放，因而東亞各國於同一目標之下，召開大東亞會議，發表大東亞共同宣言，以精誠團結十億一心堅決必勝之信念，爭取大東亞戰爭之完遂。

我國為達成最後目的，實現崇高理念，業已集結全國物心總力，向戰爭完遂之途邁進。華北為產業兵站重要基地，一年之參戰建設諸般措施，已盡最大之努力，如革新政治機構，確保地方治安，積極集中物資，激勵開發資源，皆有顯著之進展，獲得實際之成果，同時對

於肅正國民思想，昂揚必勝信念，促進新建設實施，勵行新國民運動，亦均在不遺餘力，向前推行。參戰一年之華北，對於增強戰力，確立決戰生活之種種設施，業已充分發揮。

現在大東亞戰爭已入決勝階段，由於盟軍之英勇奮戰，及敵軍太平洋損失數字之驚人，已明示英美無能為力，勝負早已判明。吾人際此勝利新年之始，回顧已往，瞻念來茲，不禁有鼓舞歡欣無限之希望。吾華北有龐大之土地，豐富之資源，抑且擁有一億之民衆，在參戰之天然條件上，可謂取之不盡。今而後，倘能體念盟邦日本殲滅夙敵謀求解放之壯志，而更依照政府之一切參戰步驟，積極貢獻心力與物力，在擊滅夙敵大勢之下，攜手邁進，則殘餘之英美，斷非吾東亞人之敵。

雖然，言之非艱，行之不易，吾人欲達預期之成果，尤非步步為營，人人為戰不可。目前英美以殘敵之勢，仍在為困獸之鬪，不惜最後之犧牲，吾人取「除惡務盡」之義，亦當抱最後之決心，作最大之奮鬥，藉謀最後之成功。語曰「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古今來拔山蓋世之業，所爭者最後之一步，所貴者亦在最後之「定力」，願持此義，為吾華北一億人勉，兼以自勉也。

領導者：實際上，當時除了英美從中離間中日關係之外，共產黨也是主要的策動力。直到現在，共產黨在政治上一再對蔣介石讓步，無非希望所謂「抗日聯合戰線」不致分裂，而可以督促蔣

介石「抗日到底」。我始終認為蔣介石是中國的罪人，是東亞的罪人，因為今日蔣介石一面高唱「反共」一面却不肯放棄一己的私利，斷然離開英美。同時，重慶政權本身亦是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在不知不覺中助成了共產黨的滋長。總之，凡是不尊重國家利益，不以整個大東亞的利益為信念的中國政治領袖，都在不知不覺中成了共產黨的產婆。我們不但感覺中國統一新局面的不易實現，而且非常憂慮中國共產黨的陰謀，將成爲中國最大的後患，成爲建設大東亞樂園的唯一障礙；這是日本朝野應該及早警惕的。

甲，這樣說來，中國統一的

新局面極難成功？

乙，不必悲觀，祇要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地區比較重慶政權在政治經濟兩方面的設施，能做到超過而優良的事實。譬如物價比較低廉，生活比較增加，治安比較穩定，民意比較能夠溝通，一切的一切，比較合理，簡單言之，政治比較清明，民生比較安定，這樣的事實表現，我們可以斷言重慶統治地區的人民心理，必然一致歸向，必然擁護統一的新局面。那時重慶政權踏上了無民衆的沒落窮途，雖欲苟延而不可得，共產黨雖欲施其陰謀亦不可得。因此，我們堅決主張：中國統一新局面如何實現的焦點，完全在於南京國民政府能否爭取民心；而爭取民心，又完全在於能否修明政治與安定民生，而且切切實實的做到。



## 公務人員的生活與思想

貝仁

公務人員是人民的公僕，是國家政策的實施者，他們的生活和思想，與整個國家的盛衰，人民的休戚，具有莫大的關係。

吾人常希望有廉潔的公務人員，然而廉潔的公務人員，產生自廉潔的政治。一個貪污的政府，無論怎樣宣傳廉潔，結果還是貪污。一個廉潔的政府，縱使不發一言，結果還是廉潔。政治不修明，國家的一切事業都無從談起，而欲公務人員的廉潔，不啻緣木求魚。

關於公務人員的生活問題，早已有人代為呼籲，要求切實的保障了。至於思想問題，却未會有人注意，生活與思想，頗有密切的聯繫：一個生活困厄的公務人員，以普通的情形而論，是談不到廉潔的。因為「廉潔」兩字並不能充飢。於是乎思想也變動了。

(7)

在今日的局面下的只要找一個公務人員，用下列一句話問他：「你為什麼當公務人員？」恐怕一千個當中，有九十

九個回答，是為生活。也許其中有少數是為主義，有少數是為某種政治作用的，有少數是為達到某種野心的。但總而言之，是為生活——為了過度比較優裕的生活。打開天窗說亮話，低級的為吃飯，高級的為做官。公務人員的目的，既然為了吃飯與做官，怎還能樹立廉潔的政治？如果政府有優美的飯食供給他，有高大的官職委派他，那自然可以減少一般的貪污情形。如今連最低級限度的吃飯問題尚且不能解決，根本談不到所謂廉潔了。而且，即使他們的生活能解決，因為思想上的錯誤，仍不免追隨貪污之後。所以，單言提高公務人員的待遇，還是不夠，必須檢討他們的理想，是否含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才能兩全其美。

現在，就從這兩點上，舉出幾個方案來，作為養成廉潔公務人員的條件。

(一)關於生活部門者 政府必須下最大決心，提高公務人員的待遇，免得

發生營私舞弊的勾當。也許有人說，這必須政府財政充實，始可辦到。但事實並不如此。說不定政府的財政所以空虛，便是因為官吏撈錢所致。一旦公務人員果能廉潔奉公，其他不明不白的消耗，即可隨時減少。故提高公務人員的生活，匪特公務人員本身有益，也一樣使政府獲得可觀的收入。而且，公務員既在物質和精神上得到保障，他們的辦事效率也必超過從前。若以今日公務人員的薪俸而論，供作個人的用度尚嫌不足，怎能再去養家活眷？是以貪污之事，層出不窮，亦勢所必然。政府若取不干涉主義，任其自由競爭，強者腸肥腦滿，弱者面有菜色，則其結果，政治之腐敗，將不知伊於胡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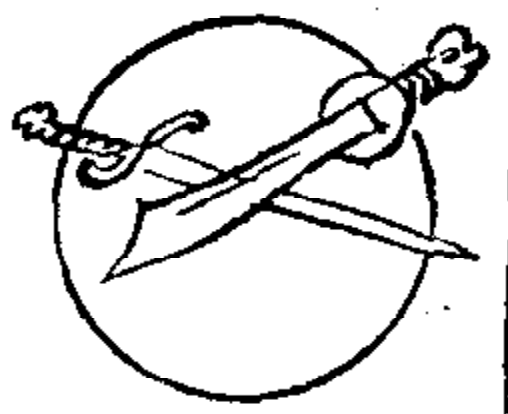
(二)關於思想方面者 生活與理想雖有密切的聯繫，但到底還是兩件事。生活失去保障，固然會使一個人改變他的思想，但是生活一向富裕的人，不一定有正確的思想。貪污的罪，一半是歸於生活不能維持，一半卻由於思想不純正。政府當中，不乏兩袖清風，窮苦一生的職員，像此種職員，必須有高尚的人格和卓絕的思想，始能堅持到底。政府當中，也不乏豐衣足食，榮任高位的官吏，但此種官吏，往往便是貪污的官吏。前者的思想，只是廉潔奉公，做一個人民的公僕；後者的思想，是為升官發財，故結果魚肉人民。因為人的慾望並沒有滿足的一天。決不是生活安定，就可談到廉潔的。越有錢的越貪污，越貪污的才越有錢。生活困苦的人思想不一定清高，說不定因為他的手段不高

明，沒有撈錢的本領；然而思想清高的，生活則一定困苦。一個公務人員的思想是貪污還是廉潔，可以從他的日常生活上看出來：假定他的月薪是一萬元，但他的用度每天就得數千元，他不貪污，收入從何而來？

所以，吾人單是呼喊提高公務人員的待遇，理由固然正當。對於低級的人員，大約可以發生一些效力。但對高級的人員，依然無濟於事。政府應當嚴格地檢討那些人員的思想，然後再來定薪給的標準。

就一般的情形而論，一個政府機關裏面，總有下列三種公務人員：第一種廉潔而有思想，第二種幹練而善舞弊，第三種只知升官發財。在現在社會的眼光看來，第一種是無能的「屈死」，因為上不足孝敬長官，下不足瞻養妻子，只算得時代的落伍者而已。第三種雖然有「牌頭」可靠，但行動太明顯，也不能獲得一般人的欽佩。惟有第二種人，才算四通八達，面面俱到。因為手段高妙，所以撈了錢還給人家讚賞。中國政治舞臺上成功的人物，大抵是這一類。

吾人並不苛求公務人員都能榜腹從公，而不改變他們忠心於國家民族的思想。因為這只有少數高尚有骨氣的人才能做到，多數人完全是受物質支配的。物質生活的豐富與欠缺，足以轉移他們的思想。吾人所希望的是，別讓一般思想腐化而生活優裕的人，在政府機關插足，免得假公務員的名義，乘機幹下敲詐勒索的貪污勾當。



# 哀蘇北 蘇之氓

「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淡爲廟略，乘潰水以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敝軍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

庚信哀江南賦

如果「人間」真有所謂「地獄」的話，這裏筆者願告訴你一幅「人間地獄」的縮影——蘇北。

## 友文

蘇北，就地理的疆域形勢說，應該是東止於海，南達於江，北迄鹽海鐵路，西抵運河與皖省相接，東變前，轄有三十一縣之地，如今，分隸淮海江皖兩省。本文所指的蘇北，是僅限於現在屬於江蘇省的南通，如皋，海門，啓東，泰興，靖江，泰縣，東台，高郵，寶應，興化，江都，儀徵，鹽城，十四縣之地而言。此十四縣，統屬江淮平原，湖西星羅，河渠網布，且有洪澤寶應高郵諸湖爲之濬蓄灌溉，所以彌望數百里往往不見山陵，孫中山先生指稱爲世界最廣大肥沃平原之一。出產以稻麥棉花黃豆爲大宗，沿海各縣更產有大量的煎鹽，行銷長江中部四省——皖鄂湘贛，所謂淮南鹽是。這一個廣漠的漁鹽米棉之鄉，數百年來，從未遭受過兵燹。除了民國十六年孫傳芳兵敗渡江會受蹂躪外，可以說一直到事變前爲止，蘇北仍舊是

間樂土，世外桃源。

蘇北之成爲人間地獄，起始於八一三滬戰爆發後之次年。其時，大江以南，業已全部淪陷，江蘇省府遷至淮陰，蘇北各縣所與滬貿易往來者，厥惟南通天生港，故雖偏處一隅，而各縣營業稅收尙稱鼎盛。惟蘇省府收拾殘破，有感於兵力不足，乃令飭各縣警察連原有餉械，悉數調省，意在加以訓練，改編成師，此爲擴軍起見，各地治安，未之顧及；卒致二十七年三月，日軍由天生港登陸，省軍一無抵抗，散而成爲游匪，遂貽蘇北禍亂之源。據會兩任江蘇省長韓止叟永憶錄中說：

「滬戰爆發，南通天生港爲蘇北唯一交通綫，當時非常發達，中央忽下封閉之令。適四六兩區（指南通鹽城兩行政督察區）在海安（屬泰縣爲韓止叟之故鄉）開救濟委員會，列席者皆蘇北各縣人士，深慮因封港起釁，聯名電呈中央，并徐州李司令長官，又囑楊君樵谷面陳詳情，未即決定，而日兵已在天生港登陸，旋至如皋，尋至東鹽，省軍無一抵抗，未幾而各方遊擊隊遂起，爲省府所認可者，如薛承宗，張冲青，張星炳，何克謙，孫信符，陳堯生，張少華，楊仲華，張能忍，號稱十旅。」

此十旅軍隊，半屬游兵散勇，半屬地痞流氓，槍枝來源，則搜索自民間，或

係戰時所散失，故係烏合之衆，素質極壞，勒索搶掠，勢所難免。

二十七年秋，日軍放棄東鹽，退守如皋，蘇省府聲勢復振，宜若有所企圖矣！孰知新四軍渡江北來，未幾而有國共衝突之事發生，其首遭新四軍襲擊者，爲何克謙旅，省府繼以大軍圍剿，不幸黃橋一役，全軍覆滅，新四軍遂蔓延至今，不可收拾。據永憶錄記當時調解國共衝突情形云：

「何旅克謙，自日軍北來，以游擊隊崛起於如皋南境，據有泰興黃橋一帶，瞬及三年，又歸併朱濟一部，有江口可通，交通極便，其勢甚盛。民二十九庚辰夏，新四軍由泰州進東之蔣塋，出其不意，潛行襲擊，何旅一無抵抗而退。省府韓主席秉承中央命令，不得不加驅逐，一次進攻不利，李軍長守維繼之，調集各路軍隊，不下二萬餘，集中於海安迤西一帶，余恐軍興地方不堪糜爛，力商調停方法，先期接洽，擇地曲塘開會討論，省府允許派員蒞會，九月朔，李總指揮師廣與余均到，各地集合者三十餘人，而省府派員未到，不得已開談話會，嗣仍與主席往復電商，已允派員另行集合，而李軍長謂大軍雲集，勢難撤回，十月一日，決計進攻，不意至黃橋全軍失敗，李亦殉難。」

新四軍經此一役，將省府軍主力擊潰後，遂沿范公堤北進，佔領東鹽，其時蘇省府因兩淮失陷，再遷東台，於是更不得不三遷興化以避其鋒。其狼狽情狀，可想而知。

當國共勢力在蘇北互爭消長時，地方所受痛苦之深，頗有兩姑之間難爲婦之概！而政令反覆無常，尤足令民衆齒冷！如建築碉堡一事，即其例證。據永憶錄云：

「民二十九年秋末，省軍集中海安胡家集一帶，爲防患計，下令建築，於海安指定七座，每座限三日或五日竣工，刻不容緩。無磚瓦木料，令拆古廟爲之。當時事務所與區長受脅迫者屢矣！海安龍王廟，眼光廟，與蠶桑模範廠，皆因建築碉堡，夷爲平地，磚料不足，責令覓購，積欠二萬餘元，至今無人過問。迨有警耗，各碉堡無一守兵。民三十春初，新四軍駐此，限將碉堡一日拆盡，初令以料抵償工資。經聲明積欠未清，則令各鄉保長負保管之責。開拆時爲時限所迫，任意拋擲，無人過問。先後百餘日，反覆如此，地方何辜，受此重大損失，而於前今當局，并無益處。」

止叟親身經歷，所言自屬紀實。今日蘇北各鄉鎮，因四鄰多壘，拆屋之風大盛，而新四軍爲堅壁清野計，亦將其轄治下各鄉鎮，按戶拆屋，至僅堪容膝爲止。敗瓦頽垣，荆棘叢生，不毀於交戰之砲火，而毀於自動之拆除，其滿目淒涼景况，有如會湘鄉所謂「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敗之窮民。」誠不啻爲今日蘇北人間地獄寫照。

民國三十年春，日軍復由南通進攻東鹽，一舉而下興化，至駐在泰縣之李師廣（明揚）部下李長江等復率部參加和運，於是淪方蘇省府遂遠遷皖省太和縣，政治控制力完全喪失，其零星隊伍，及縣區政治組織，則散處鄉村，除征稅征米而外，幾無力量之可言。而新四軍勢力的進展，有如一日千里，不可遏止。因是一縣之內，「和」「淪」「共」三方面皆各有縣政府，區公所鄉公所亦

皆如此，而「新幣」「老幣」「抗幣」又是上述三方面所使用通貨的顯明區別。這區區十四縣之地，居然形成三國時魏蜀吳的現象，寧非怪事！南京政府雖也會設立蘇北行營於泰縣，設置第一第二集團軍，派李長江楊仲華統率各部，企謀蘇北軍政的統一，然而會幾何時，蘇北行營及第一二集團軍均相繼撤銷，另設綏靖公署於揚州，由項致莊任綏靖主任；復改設第五集團軍，總司令亦由項兼，該集團軍所統轄部隊如下：

(一) 第九軍 軍長顏秀五

- 第二十四師 師長何林春
- 第二十五師 師長秦慶霖
- 第二十六師 師長陳才福

(二) 第十二軍 軍長項致莊兼

- 第三十四師 師長田鐵夫
- 第三十六師 師長陳同
- 第三十七師 師長丁聚堂

(三) 直轄師

- 第二十二師 師長劉相圖
- 第二十八師 師長潘幹丞

此外尚設有屯墾督辦總署，署長亦由項致莊兼，下設屯墾總隊三，總隊長為孫建言，蔡露元，谷振之。試問蘇北十四縣，除去通如海啟四縣為清鄉區外，其餘十縣之地，竟駐有正規軍八師及屯墾三總隊之衆，而地方自衛保安團隊尚不在內，至新四軍及游方殘餘勢力所管轄之區，其情形尚不詳知。祇就上述情形而論，正規軍隊每月由中央按照規定，發給薪餉，復由綏署令飭駐在各縣征收若干萬作爲軍車補助費。然以軍隊過去歷史難雜，素質太差，遂難免在其防

區以內，私設稅卡，征收買路錢，甚而至於「請財神」，禁閉莊於碉堡之中，按價取贖，其罪名不外是「通渝」或是一「通共」，以是有產之家，人人自危。相率離鄉別井，逃避都市。而縣區政府藉口供給軍費，勾結一部份不肖軍人，指揮鄉保甲長，按畝派捐，叫囂勒索，有甚虎狼。下面是筆者友人李君接其叔自東台縣第二區如意鄉的來信，報告所受攤捐之苦，程君在該鄉第X保有田三十三畝，其負担之重，至堪咋舌。原函謂：

「入夏以來，家鄉天氣亢旱異常，如再不雨，秋成難望圓滿。現時稻價已稍低，約一千六百元上下，麥價仍盤旋六百五十元左右。近二三月來捐款之重，實駭人聽聞。據如意鄉X佃來云：本年麥租項下，抵捐恐尚不足，計本年一二月份攤繳一千七百元，壯丁費四百七十元，白鄉長透支九十元。三月份攤繳一千六百元。四月份攤繳一千八百五十元，雜費一百七十元。五月份攤繳六千元，雜費四千元。六月份攤繳七千七百一十元，又大麥三石正。又繳公糧(新四軍)二千二百五十元。七月份預繳三千元，尚未清結，又壯丁費七百元。計共攤捐二萬五千五百八十元，麥三石尚在外，依市價麥六百五十元一石而論，實共付租麥繳捐已達四十二石以上，是如意鄉三十三畝地之出產，奉租可告絕望矣！今日各鄉保長不敷日即有更換，再輩爲生活計，所有苦於奔命之苦。叔歸里後，不三三日，即有保甲長來攤款索捐，零星應付，更有層出不窮之感！近日捐車如何攤派，外人無由得知。且往往本月份捐款已結束忽又有補攤之車發生。并由各鄉派定副團部隊催收，一經延遲，即將該佃戶帶往局所或部隊押繳，屆時分文更不

可少矣！」

地方部隊攤派駐在區域之捐稅，除移動或出發掃蕩時須供給米草蔬菜外，平時草鞋有費，燈油有費，訓練有費，服裝有費，無一不取之百姓，即部隊中之上中下級長官，赴京受訓一次，其所耗一切費用，更是民衆義不容辭的負擔。因之對於民衆的壓迫勒索，更是肆無忌憚！最近筆者之戚王君，接其舅自鄉間來信，亦係報告東台縣第二區X鎮情形者，函云：

「家鄉情形，每况愈下，有產之家，入不敷出，如巴根貴，慶二奶奶，午節均曾尋短見，幸皆獲救。惟鎮公所之捐，猶如新式麻將，無奇不有，儼似雙滿風之象。商人則賣完吃了，雖難開款，而官方不准，長此以往，何日能出水火！牛衣對泣，徒喚奈何！近日天雨，秋收可望。如能收穫到手，亦祇能敷衍四個月之捐。」

上引兩函，讀者試掩卷一思今日蘇北人民所受之苦痛何如？較之過去四川防區時代軍閥割據預征田賦至民國九十餘年者其苦痛又何如？今日蘇北人民遭受大亂之餘，宜如何休養生息，恢復元氣，今乃輾轉呻吟於貪官污吏，濫軍暴卒，苛捐雜稅的層層壓迫之下，無怪鄉間諺語謂：「隊長槍桿一拍，鄉者實川起屋，保長大魚大肉，戶長嚙啣大哭。」亦可見

目前蘇北人民所處水深火熱情形之一斑。如此人民救死不遑，方痛恨政府，何暇與政府協力和運？今政府蔑視鄉村破壞之事實，侈言鄉村建設之高論，方柄圓鑿，扞格不入，自屬意中事。果政府能以最大決心，從速整編濫軍，確保地方治安，痛懲貪官污吏，廢除苛捐雜稅，嚴禁按畝派捐，使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則民心之所歸，猶如水之就下。政府雖不言鄉村復興與建設，而鄉村日趨繁榮，人民生活安定，亦自然而然而會走上復興與建設之途！否則長此以往，必然是「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縱有大力，亦無可挽回了！

目前蘇北人民所處水深火熱情形之一斑。如此人民救死不遑，方痛恨政府，何暇與政府協力和運？今政府蔑視鄉村破壞之事實，侈言鄉村建設之高論，方柄圓鑿，扞格不入，自屬意中事。果政府能以最大決心，從速整編濫軍，確保地方治安，痛懲貪官污吏，廢除苛捐雜稅，嚴禁按畝派捐，使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則民心之所歸，猶如水之就下。政府雖不言鄉村復興與建設，而鄉村日趨繁榮，人民生活安定，亦自然而然而會走上復興與建設之途！否則長此以往，必然是「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縱有大力，亦無可挽回了！

# 獅子牙粉



品質優良  
齒潔口香  
既防蟲蛀  
又免牙疼

上海 獅子牙粉公司  
天津 小什字街





## 拿破侖的苦學

方濟

拿破侖空着兩隻手，由偏僻的科西嘉島出發，竟于二十年間到達光榮的頂點，做法蘭西的皇帝，東征西討，帶捲全歐，將自己的兄弟姊妹一個個封王封后，將拿破侖的名字流傳到全世界。這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成就，是靠命運，僥倖，機會得來的嗎？或者拿破侖是個天才，所以才能夠有這樣的成就嗎？

一般盲目的英雄崇拜者，大抵會對上述問題作肯定的答覆；因為他們不知道一個人的能力有多麼大，他們不相信一個人如果不靠天才，命運，僥倖，機會的幫助，會能完成那麼偉大的事業。然而如果一個人的成就完全由外力主宰着，則定命論早就該勝利了，人也不必努力，僅坐着等候命運支配便完了。拿破侖之能從無到有，從平民做到皇帝，並不由于天才，命運，環境，機會等等，而由于他的苦學。能夠明白這一點，才算知道拿破侖的眞價值。

了父親，他們一家在科西嘉島本來已經缺少親戚，拿破侖到法國時，更加一個人也不認識，沒有朋友幫忙，也沒有親戚提攜。第二，拿破侖並沒有一個富有的家庭，他家中連他父親，母親，五兄弟，三姊妹一共十口。父親在世的時候，靠父親做司法官的薪俸過活；父親死後，起先靠父親的養老金來維持，後來養家的責任便落到拿破侖身上。第三，拿破侖並沒有特殊的天才，他在巴黎軍事學校念書的時候，成績並不見好，教外國語的教師還罵拿破侖爲「笨貨」，拿破侖畢業時考第四十二名，而畢業生一共只有五十八人。

因此，拿破侖不過是許多普通人當中的一個，而他居然能夠飛騰達，建立偉大事業者，完全得力于其苦學。拿破侖性格的養成，大部份得自他母親的傳授。他的母親是個勤儉，堅忍，能幹的婦人。拿破侖少時最深刻的印象，便是看着他的母親在艱難困苦中咬緊牙根主持家政，拿破侖父親微薄的薪水，不夠養活一家十口，因此設法請求得兩個免費學額，將長子約瑟和次子拿破侖送到白利安納(Brienne)進學校。臨別的時候，拿破侖的母親殷殷囑咐，叫拿破侖省吃儉用，勤力念書。

拿破侖在白利安納軍事學校並沒有顯示出獨特天才，他和平常的孩子一樣。所不同者，是拿破侖從偏僻的島上來，未免帶着點土頭土腦的氣息，校中的同學都是貴族子弟。因此，土老兒拿破侖便成了他們嘲弄欺侮的對象，拿破侖當時法語的發音不正確，衣着不高明，一舉一動都替他的同學們增加笑料。于是拿破侖變成沈靜而孤獨，沒有知己，沒有朋友，五年來未出過校門一步，沒有假期，也沒有娛樂，拿破侖的性格，便完全養成。拿破侖後來自己說：「白利安納是我的思想的養成地，在那裏，我第一次有了做人的感覺。」拿破侖又說：「在白利安納，我是最窮的一個學生，我的同學衣袋裏都有錢，我則永遠沒有，然而我裝得很驕傲，使人不注意我沒錢。」我不會嬉笑娛樂，沒有人愛我。」當時拿破侖的心裏，只記掛着母親的慈愛，家中的貧困。他只想：我有什麼辦法幫助母親，減輕母親的負擔呢？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拿破侖便開始了他終生不改的苦學，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他愛研究數學，歷史和地理。他弄成了勤力工作的習慣，這種習慣。他一直到做了皇帝之後還沒有改。他臨死，還在工作着，他可以稱爲「工作的人」。

拿破侖工作，還有恆久不倦的能力。不可動搖的意志力。他自己說：「我每感到厭倦工作時，母親愁苦的面目便出現在眼前，我立刻感到精神百倍，有時誘惑來了，我有一個極有效的抵抗方法，那就是永遠不和誘惑討價還價，馬上用「不」來回答誘惑，沒有半點通融，所以我永遠戰勝誘惑。」征服自己本來是最困難的工作，拿破侖能夠征服自己，對自己的意志力能夠自由指揮，後來才能夠征服歐洲。

拿破侖十五歲畢業于白利安納軍事學校，便到巴黎升學，是官立的軍事學校，食宿和學費都不花錢。同學都是些貴族子弟，平時過的是糜爛的花天酒地生活，常常開宴會，聚賭。如果拿破侖心裏不時時想着家人貧困的狀況，他也許會加進同學們組織的俱樂部，也過過奢華的生活，這只要他肯和別的同學一樣開口向人家借錢便得了。然而拿破侖有着不可屈服的意志力，他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他知道自己的責任怎樣。因此，當一位朋友看見拿破侖悶悶不樂而自動要借錢給拿破侖的時候，拿破侖漲紅了臉，拒絕道：「我母親的負擔已經夠重了，我不應該再使她增加負擔，何況這些支出是不正常的消耗。」

拿破侖在巴黎的第二年便喪失了父親，生活更加艱難了。于是拿破侖加緊工作，加緊讀書，希望早點畢業找點錢幫補家用，同時寫信安慰他的母親道：「親愛的母親，你節哀罷，環境不容許我們作無效的哭泣。兒子們今後要加倍的努力，加倍的服從您，如果因着我們的孝順而使您稍爲減少悲哀，我們便覺得非常快活了。我們願將我們今後的努力和服從，來補贖您失去親愛的丈夫的損失。」

同年，拿破侖在五十八個學生中，名列第四十二名而畢業，他被任命爲一小隊炮兵隊副隊長，駐紮在華浪斯。這時

候，是拿破崙青年時代交際最盛的時期。他常常和軍官們交遊，常常在華浪斯社交界出入，而且認識一兩位女朋友。這一時期，雖然拿破崙並不花天酒地，至少，他不像在學校時那麼嚴謹，他像普通人一樣應酬。

拿破崙在華浪斯住了兩年，便調到奧桑那。調動的時候，他請了半年假回到科西嘉家中去。這半年當中，他和他自己一家人住在一起，使他明白了自己的貧困，明白了家中的艱苦。等到假期屆滿，他重新出來服務時，他不是華浪斯時喜歡應酬的拿破崙，他又變成了以前那個勤力，節儉，吃苦，堅決的拿破崙。他在一個著名教授那裏學習數學，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他一整天的工夫都伏在案頭，一分鐘都不肯離開。他常常忘記了吃飯，而且每頓飯要人再三催促才肯去吃。他的生活沒有變化，每天除了吃飯之外便是工作。他不關心自己的健康，他一天一天的瘦下去。然而他不負債，沒有不正當的行為，他雖然貧困却很感覺快樂，別人都因為他的勤力工作而看重他。

他當時的生活。可以在他給母親的一封信裏看出來。他說：「我在這裏沒有別的財源，只有工作才是我的希望和安慰。我每八天換一次衣服，我睡眠的時間很少，我每晚十時上床，早上四時起身，我每天只吃一頓飯，就在下午三時吃，不過我的身體很好。」他對家中的憂慮和他過份的工作，使他的健康一天一天的壞下去。後來，受了醫生的勸告，他請了六個月的假期回到家中去探

望母親和養病。

他的假期延長到一年半，等到他的健康完全恢復之後，他又出來服務。不過這一次他不是空身出來了。他帶了他的四弟路易出來，因為他想減輕他母親的負擔。

但拿破崙當時的新水很微薄，養活一個人已經感覺艱難，養活兩個人真有點似乎不可能。然而拿破崙居然就靠了那麼一點點薪俸來養活自己和路易。他們住的地方非常狹小，一張破床，兩張椅子，一張寫字檯，上面雜亂無章地堆滿了碎紙和書稿，拿破崙在床上睡，路易鋪一張毯子，睡在地板上。拿破崙和路易兩人自己燒飯吃，自己洗衣服，每分鐘的用途都仔細考慮過，可省即省。這時候，恐怕沒有人會相信他們將來一個是法蘭西皇帝，一個是荷蘭王罷！

拿破崙將空閒時間一半用來教路易念書，一半用來研究文學，有時也學習寫作，希望得些稿費來幫補入息。那時拿破崙有一位女朋友對他頗表示好感，然而當時的拿破崙生活問題尚未解決，那裏有閒心談戀愛。因此他當時在日記簿上寫道：「我以為愛情對於社會有害，對於個人幸福也有害，愛情在事實上利少害多。」說着這種話的拿破崙，後來竟會熱戀約瑟芬，是他自己意想不到的罷。

拿破崙在同年五月被升為中尉，調回華浪斯，路易依然跟隨着他，兩人又過着同樣的貧困生活。這時革命的風雲起了，法國全國陷在混亂中，拿破崙是贊助革

命的。他告了假，帶着路易回科西嘉。在那裏，他為希望得着較高的薪俸，便設法在科西嘉志願軍中找一個中佐做。然而因着些微事故，拿破崙以違抗軍令的罪名而被免職，於是拿破崙跑到巴黎上訴。

在上訴未有結果之時，拿破崙在巴黎閒蕩着，他和一個青年朋友同住，兩個人都沒有職業，兩個人都沒有錢。然而他們常常作着種種夢想，布里安後來說：「那時候，我們常常想發財的方法，拿破崙有一次想做二房東，他計劃着將孟德龍路一帶的房子租下來，再轉租給別人以漁利。」

上訴未有結果，拿破崙帶着在法國念書的妹妹回到科西嘉去，大家過着艱苦的生活。晚上，等其他各人睡覺之後，拿破崙和母親談論生活的艱難，拿破崙安慰他的母親，說他要到印度去經商，「幾年之後，我要帶着東方的財富回來，那時我們可以過安樂的日子，我的幾個妹妹也可以有豐盛的嫁裝了。」

正在拿破崙作着夢想的當兒，科西嘉起了反對法國的叛亂。拿破崙是愛法國

的，便成了叛黨攻擊的目標，於是拿破崙帶着母親和兄弟妹子全家人連夜逃走，在千辛萬苦中乘小船渡過大海，到法國馬賽港去。

這真是拿破崙一生最不幸的時期，那也是拿破崙的命運轉機的時候，拿破崙的上訴勝利了，獲得在尼斯地方充當炮兵第四隊隊長之職。不久之後，便率軍攻陷土龍城 Toulon，這便是拿破崙一生事業的開始。自此以後，除了一度入獄之外，拿破崙事事如意，步步青雲，一直完成他那驚人的偉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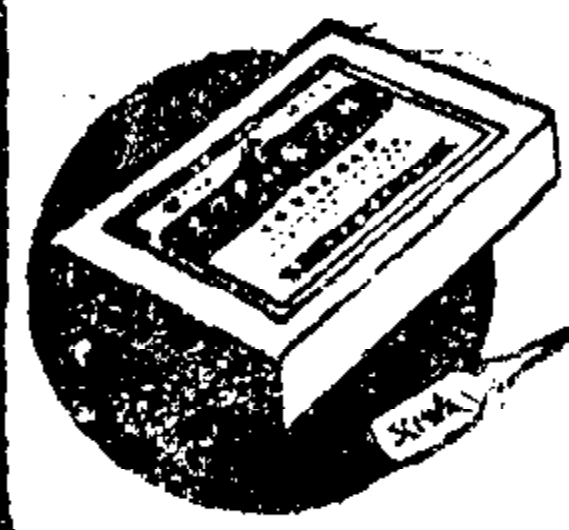
如果今日我們對拿破崙驚嘆佩服，則我們必須知道：「拿破崙是一個極普通的人，生長在貧困的環境中，沒有特殊的天才，他沒有野心，只想多賺點錢來維持開銷浩大的家庭，為自己的親人謀幸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節省，堅忍，有恆不斷地工作。他工作時並不知道他工作的結果，他抱着一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去工作，于是他一步一步地上升，直做到歐洲的主人！他教會了我們：這世界上沒有僥倖，沒有成功捷徑，只有出一分勞力的人，才得一分收穫！」

癆病盜汗 治療劑 蘇苦那

大發治癆，自古已經應用，蘇苦那即大發中之有效成分，乃利用最新科學方法提煉而成，有殺菌抗癆作用，對於各種癆病俱有良效，尤其與愛活併用之時，其效更速。又對於盜汗及虛汗症有特效。

上海英大馬路一八八號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一八八號



巴黎 一四〇、一四一、一四二

# 近代日本文學家及其作品

## 張大頌

### (十二) 菊池寬

菊池寬在日本文壇及社會上佔領很大的地位。雖然在創作家的本質上，除了初明的純文學作品之外，其價值不能與其文壇及社會地位比擬。菊池寬是芥川龍之介的親友，其作品同被認為理智主義的作風，又被稱為超日本位的小說，菊池寬自己曾說「現實萬能」，他以常識為生活的中心，站在現實的立場，去觀察生活或道德的形態，或冷靜地分析自己。菊池寬的作家生活出發於「新思潮」雜誌，這本雜誌是他和芥川及久米正雄共同創辦的。他最初致力於戲曲，寫了有名的作品「屋上狂人」(大正五年，即民國五年)及「父歸」(大正六年，即民國六年)等。菊池寬得文壇名聲的作品是「無名作家日記」及「忠直卿行狀記」，這是寫在大正七年即民國七年。這些作品都是很簡潔明瞭，以清脆的文章對於一個問題作心理的或主觀的解釋，不過尚不能得到深刻的感動。作者對於人生的觀察，却是嚴格的。例如「友と友との間」或「神の如く弱し」(葬式に行かぬ譯)等作，毫無忌憚地，而且沒有粉飾地暴露自己或批評他人。菊池寬的作品無論是現代小說或歷

史小說，這種注重現象描寫的作風始終一貫，所以其作家態度，免不得有幾分浮薄。後來他進入通俗小說的世界亦不無理由的，大正八年(民國八年)作的「恩讎の彼方に」，大正十年(民國十年)作的「蘭學事始」，「入札札」等小說及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作的「義兵共衛」及「時の氏神」等戲曲，使他在文壇為唯一的風行兒。但自大正九年(民國九年)寫了通俗小說「真珠夫人」以後熱心傾向這方面，接連發表了「新珠」「受難華」「明時禍」等作品，菊池寬於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創辦「文藝春秋」，這雜誌後來確立基礎，成為日本三大綜合雜誌之一，為讀書階級愛戴，這是誰都知道的。總之菊池寬不能說是純文學作家，可謂現代日本通俗小說界的第一流作家。他對於日本文壇的貢獻不為不少，這點也不能忽視的。

### (十三) 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在中國文學界是很熱識的日本天才作家，他的作品曾經介紹到這裏來的可算不少。他在大正時代文學界是一個最重要的作家。他的處女作是「羅生門」「老年」。他在文壇開始活動

是始大正五年(民國五年)，發表了「鼻」一篇，予文壇以注視。他自開始出發時，其作品之技巧沒有間隙，文章很是嚴止，大有古典美的風味。每寫一篇創作，變換作風及形式，博得大才之名譽。他在大正文學開拓了新世界是在題材之類。他受了森鷗外的形式和夏目漱石的態度之影響，首先者眼於歷史小說方面。「仙人」一篇取材於中國，又「羅生門」「鼻」「芋粥」等都是採取日本王朝時代的歷史，又有「奉教人之死」「るしへる」「開化之殺人」是取材於基督教之題材。他的初中作品，可謂均是歷史小說。他的創作態度乃以近代人的心理去解釋古人的心理。「枯野抄」是寫非望芭蕉的寂寞之死，「將軍」一作是寫人生的卑鄙委小，「孤獨地獄」是使人生感到幻滅。作者發見了藝術家馬琴的不幸和對民衆的孤高的態度。至「戲作三昧」一篇才發見了人生的希望，他是一個有理智的作家，作品的形式工整婉美。傑作「地獄變」是寫繪畫師良秀，享受藝術法悅不過在短促之間，然後又為道德的責備，不得不自縊的事實。芥川龍之介究竟不能做了藝術至上主義者，他的腦筋與情感無不時在相剋。他因為過度的驅使身體，致體力衰弱且患強度的神經衰弱症，又感到藝術的不安與對時代的敏感，在生活力已覺得一種漠然的不安，他終於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飲毒自殺，絕了一個天才的生命。

### (十四) 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也是中國文學界熱識的有名作家之一，他在日本文壇佔得「大家」的地位。筆者常常想谷崎的作品，好像是個豐麗的美人，沒有一點可以非難的地方。他所以能獲得大谷崎之名，不消說是因他的天才，的確他的作品，不愧藝術界麒麟兒之稱。谷崎是永井荷風的後輩，荷風頗褒揚谷崎的藝術。初期的小說有「誕生」，「象」，「刺青」，「麒麟」及「信西」，「少年」，「幫間」，「祕密」，「惡魔」，「戀を知る頃」，「繞太郎」等脫其妙構的作品很多。大正四年(民國四年)之後的作品有「お豔殺し」，「恐慌時代」，「病梅の幻想」，「鶯姫」，「魔術師」，「人魚の歎き」，「金與銀」，「柳湯事件」，「途上」，「異端者の悲しみ」等等都是以豐麗之筆表達的佳作。作品中插入奔放的空想和怪奇的幻夢，大正中期以後的作品有「愛すればこそ」「アベ・マリア」，「癡人之愛」，都是取材男女情愛的佳作。他寫女性美之點，別的作家很少可以和他比擬。自昭和三年(民國十七年)以後，谷崎的作品漸次回到東洋固有的美來。這時期的主要作品有「土」，「夢食ふ蟲」，「三

人法師」「盲目物語」，「吉野葛」「蘆刈」，「春琴抄」等等，都是描寫女性美，有着芳醇的雄致，他的文章有雄渾的風格，構想龐大，兼以優婉幽麗的豐富話袋，表現藝術上，完成了鉅匠之名。中日事變以前，谷崎將日本最大最高的古典文學「源氏物語」，移譯現代文，費了多年的心血，才把這篇的古代作品，譯成現代文，予愛好文學的以很大的貢獻，內外一致稱頌谷崎潤一郎最適宜移譯「源氏物語」。

谷崎潤一郎的作品可說是屬於最多部門的一個人吧。他除了作品之外尚有許多富有東洋風韻的隨筆散文如「陰翳禮讚」「初音」「昨日今日」等。

### (十五) 久米正雄

最近辭任日本文學報國會事務局長的最久米正雄也是日本通俗文學界第一流的作家。他是和菊池寬同一時代，其出發為作家的時期亦是略同，他最初亦寫了戲曲，大正三年（民國三年）的「牛乳屋兄弟」是超過當時戲曲水準的寫實作品，接着大正九六年（民國五六年）有「阿武隈心中」，「地藏經出來」「心中

後日譚」等佳作。久米正雄的作品都是對世態人情，只是輕輕的加以描寫，所以沒有深刻的觀察，大正十一年（民國十一年）作的「破船」是取材他自己失戀的唯一藝術小說，不過對於觀察自己的眼，仍是浮淺。自「螢草」一作以後，久米正雄便下通俗小說界，發見了自己應發揮的才能，就被列入第一流的位置。中國文壇，要找出一個與菊池寬及久米正雄等通俗小說家比擬的，我們可以不躊躇地舉出張資平先生，我們在讀到張資平先生的許多以戀愛為題材的作品，便得知道其受日本通俗小說的影響不少。



## 廈門雜憶

黃銘

光陰過得真快，五年了！我飄泊在海外。每次，當旭日初升，夕陽西墜的時候，我總會想起那甜蜜的家鄉，以及家鄉裏親愛的父親，和一般忠誠的友人。

廈門——那美麗的小島，面積約三十方公里；那裏，沒有熱烈的夏天，更沒有嚴寒的冬天。一年四季，都是生活在那美而旖旎的春天裏。因為氣候和暖的關係，人民的性情，都很忠厚，純樸，純樸之中又帶點剛強底革命性。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後，廈

門被開為自由港。因為交通的便利，商業非常發達。寬闊的柏油路上，高聳着一座座時代的建築物；這素稱「南國之上海」的廈門實為南方主要的出入口之一。

那裏，人口雖然只有二十萬，但分佈在美國，香港，以及南洋一帶的僑民，却佔有原有人口的三分之一。因為發展力很強，居留在那洋羣島的僑民，在商業上都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東亞碼頭，那是廈門的總進出口。每天在這裏上下的旅客，不

下數千數萬人。因為時局的變遷，海運中輟，廈門早已不如以前那樣熙熙攘攘了！

廈門的交通工具，有轎，人力車，三輪車，以及公共汽車等，因為面積窄小，所以沒有電車的設備。上海人都是注重「衣」的方面，但是廈門人却注重「食」的。思明南路，這是酒家、餐館的總集匯地。那裏，有規模宏大的酒家，也有平民化的餐館，假使袋子裏「麥亞麥克」，你就可以跑進「新軒」或是「大家樂」去；那裏有西菜，白蘭地，威士忌，隨你吃，隨你喝。如果你「筆的斯斯」，那你就好在「經濟飯店」裏將就將就。廈門人的「住」，大概可以分為二種：第一，是雙立在虎園路一帶的壯麗的時代建築物。那裏，不是闊人的公館，便是富商的別墅。第二，是住

在大漢路，中華路，以及大同路一帶的中等階級以上的家庭，這裏的建築，一律都是二層樓。下面多半是商店，樓上便是一住家。雖然空氣不怎麼好，但設備方面，確很週到。第二，就是佈滿在街頭巷尾的普通的住戶，那裏，不是新式的洋房，也不是壯麗的建築物，只不過是一種舊式的平房罷了，比起上海的弄堂房子，却強得多了！

廈門，雖然說牠是一個小都市，但是到處充滿着大自然的美麗。南普陀，觀日台，白鹿洞，虎溪岩，那都是廈門的勝名，有的是古蹟，有的是風景幽美的處所；那裏，有幾丈高的大松樹，也有像峨嵋大的巖壁，奇花異草，綠茵清泉，美不勝收，身入其地，如臨仙境，真不知是天上！抑是人間！

在大漢路，中華路，以及大同路一帶的中等階級以上的家庭，這裏的建築，一律都是二層樓。下面多半是商店，樓上便是一住家。雖然空氣不怎麼好，但設備方面，確很週到。第二，就是佈滿在街頭巷尾的普通的住戶，那裏，不是新式的洋房，也不是壯麗的建築物，只不過是一種舊式的平房罷了，比起上海的弄堂房子，却強得多了！

# 華興商業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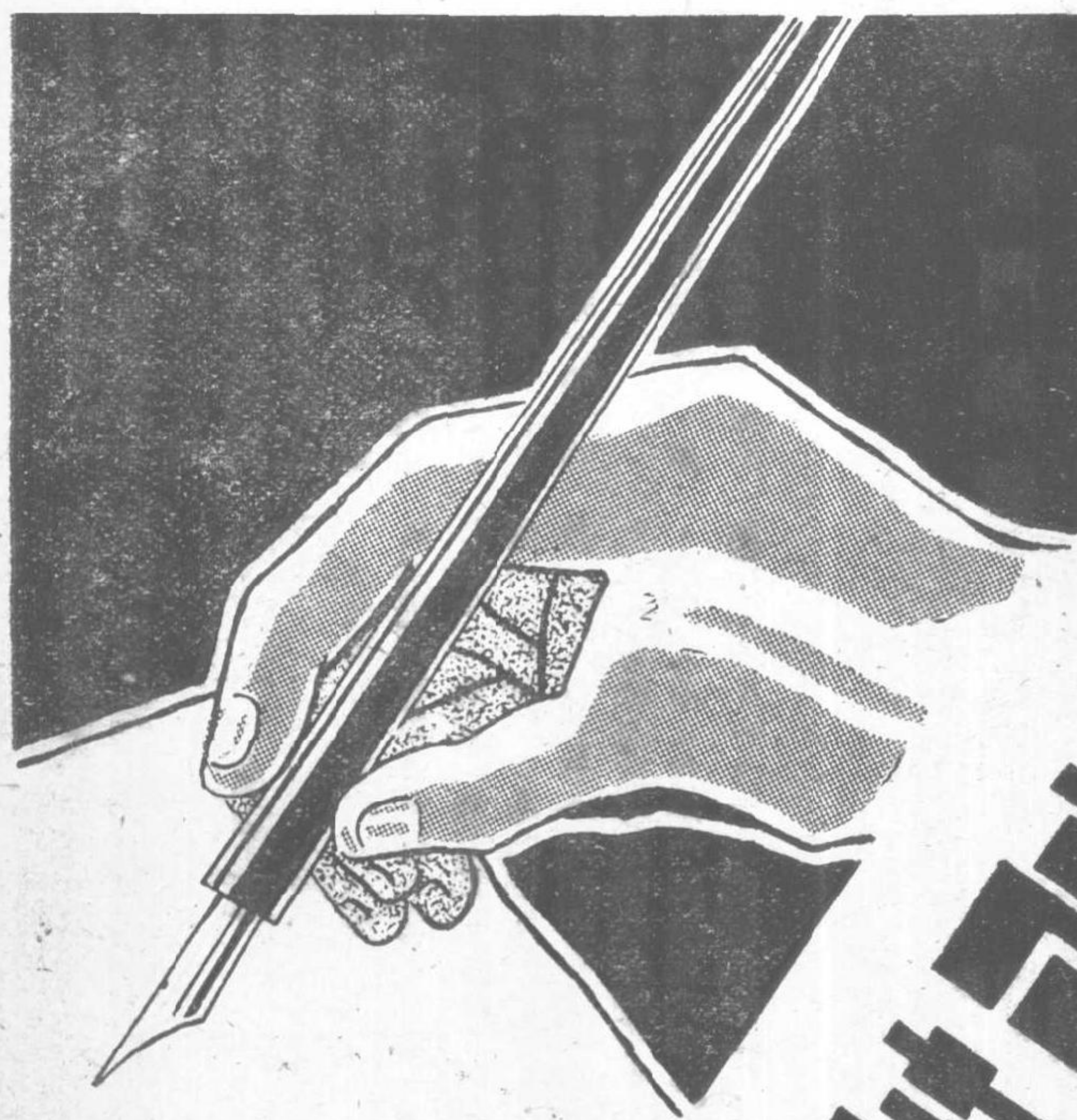


總行處  
分行處

上海  
上海虹口，泰山路  
南京，蘇州，杭州  
南通，嘉興，揚州

蚌埠，無錫，鎮江，蕪湖，徐州，

售出有均店具文名著大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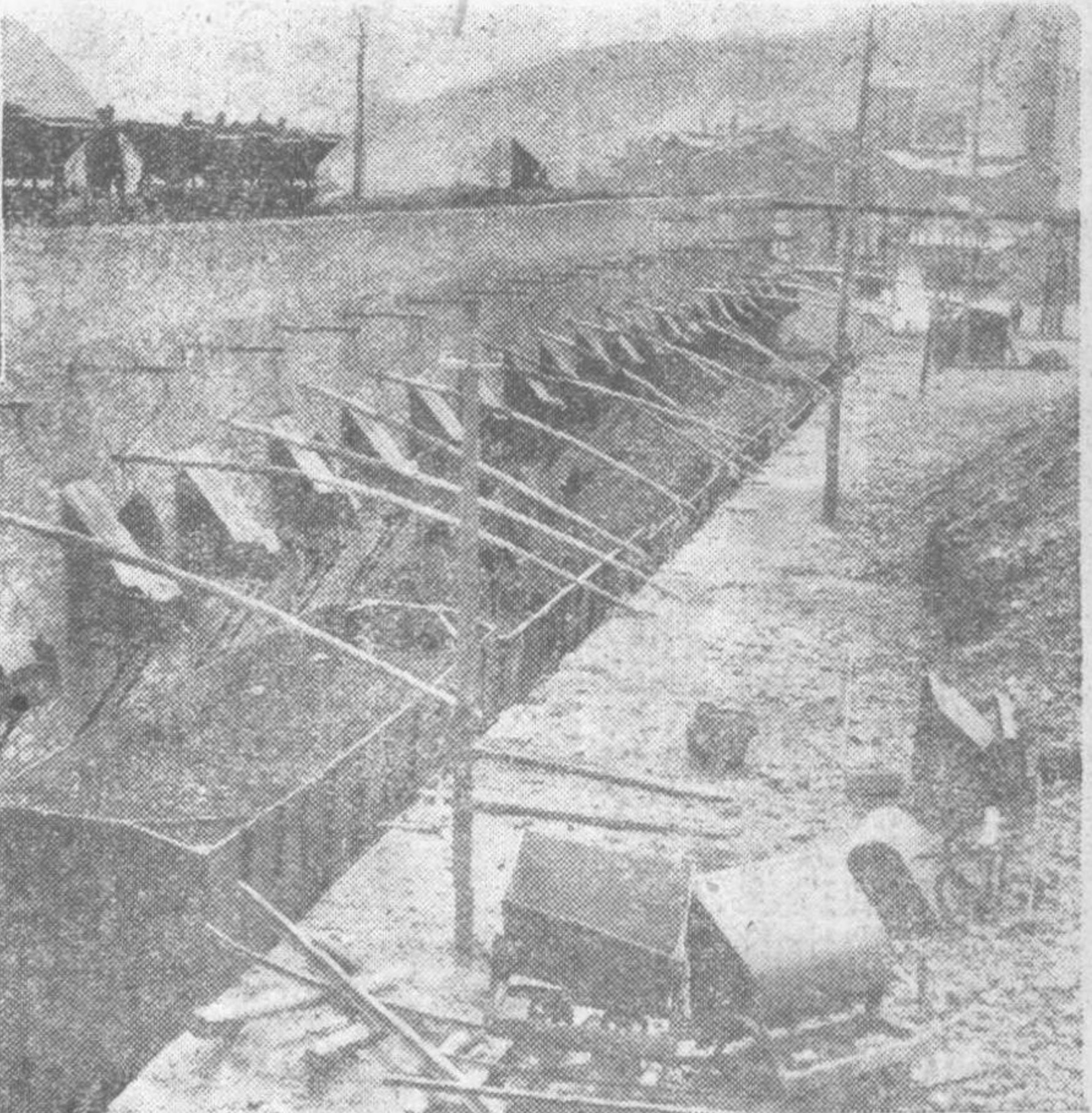
自來水筆  
鋼筆

大英洋行  
總代理



所作製水墨洋大

# 煤的 增產 與 節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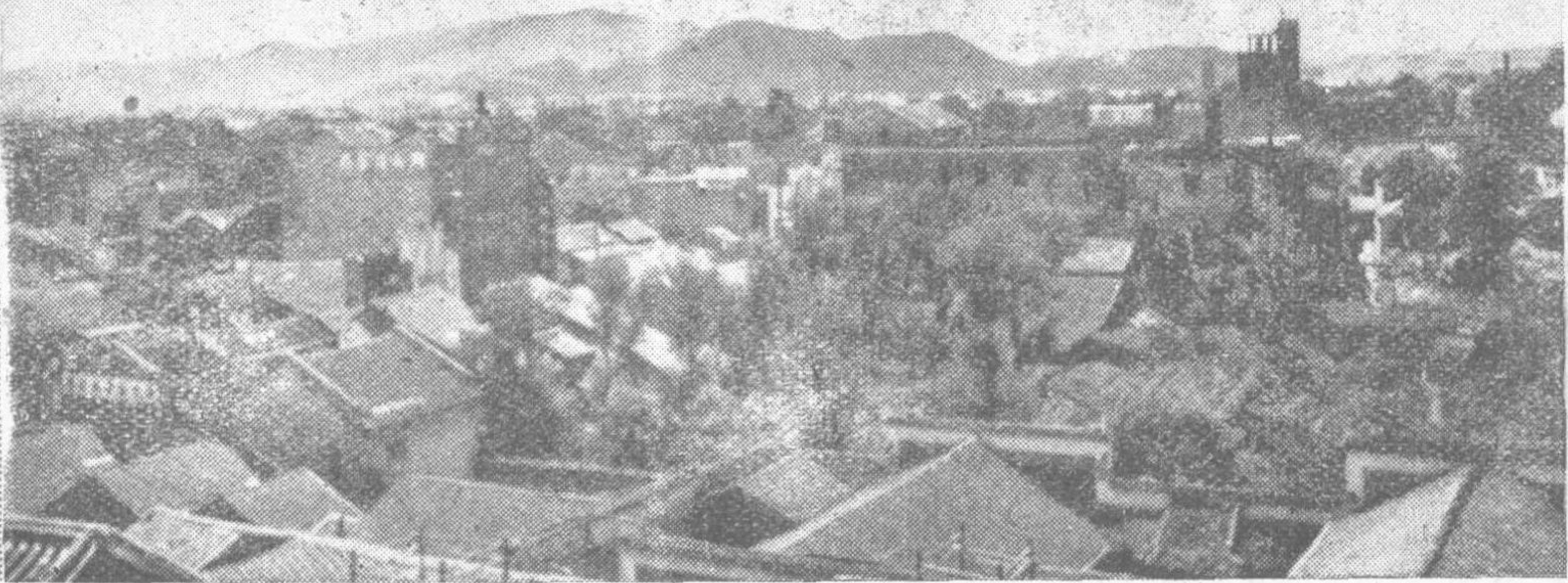
誰都知道，煤是各種生產事業的原動力，即使在現代都市家庭應用方面，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燃料。

我國本有豐富的煤的儲藏量，惜乎經過六七年來的戰禍，原有的在採掘中的煤礦，多半被破壞或遭遺棄了，新發現的礦脈，也因限於人力，無法充分開採，在這種必然的戰時的緊縮情形之下，每一個國家必須周到地節制煤的生產與消費，務使供求適當，庶不致有匱乏之虞！

戰時下燃料的節約，也就是戰力的增強；入冬以後的煤的消費，或得激增，這是我們應該事前充分考慮的！

這裏的幾張照片，是淮南與大同兩煤礦積極增產的情形，產業戰士是多麼勤勞地在工作着啊！

# 長沙與衡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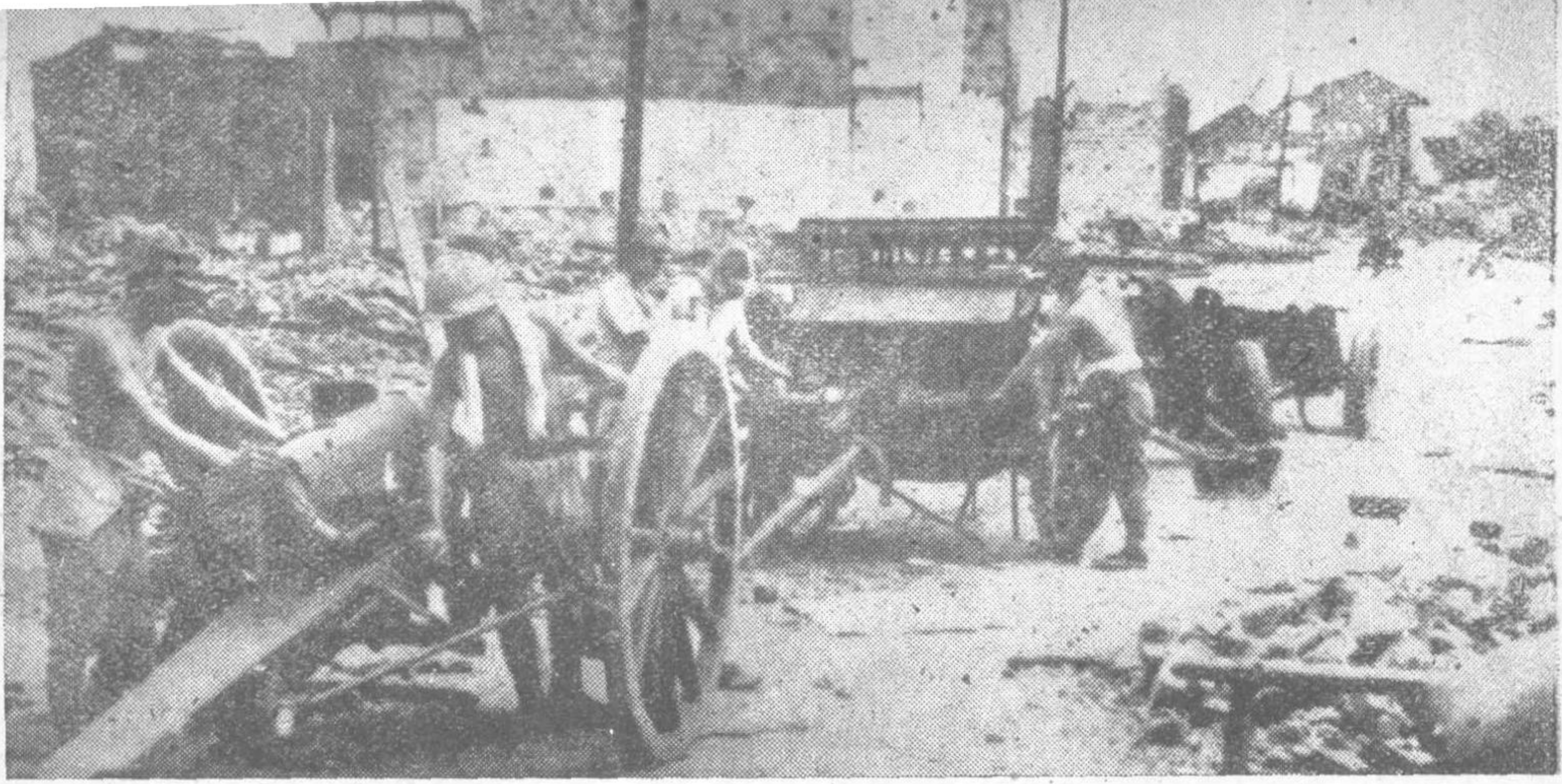
這兵燹的長沙，仍給予我們一個高爽的明瞭的鳥瞰，日攻後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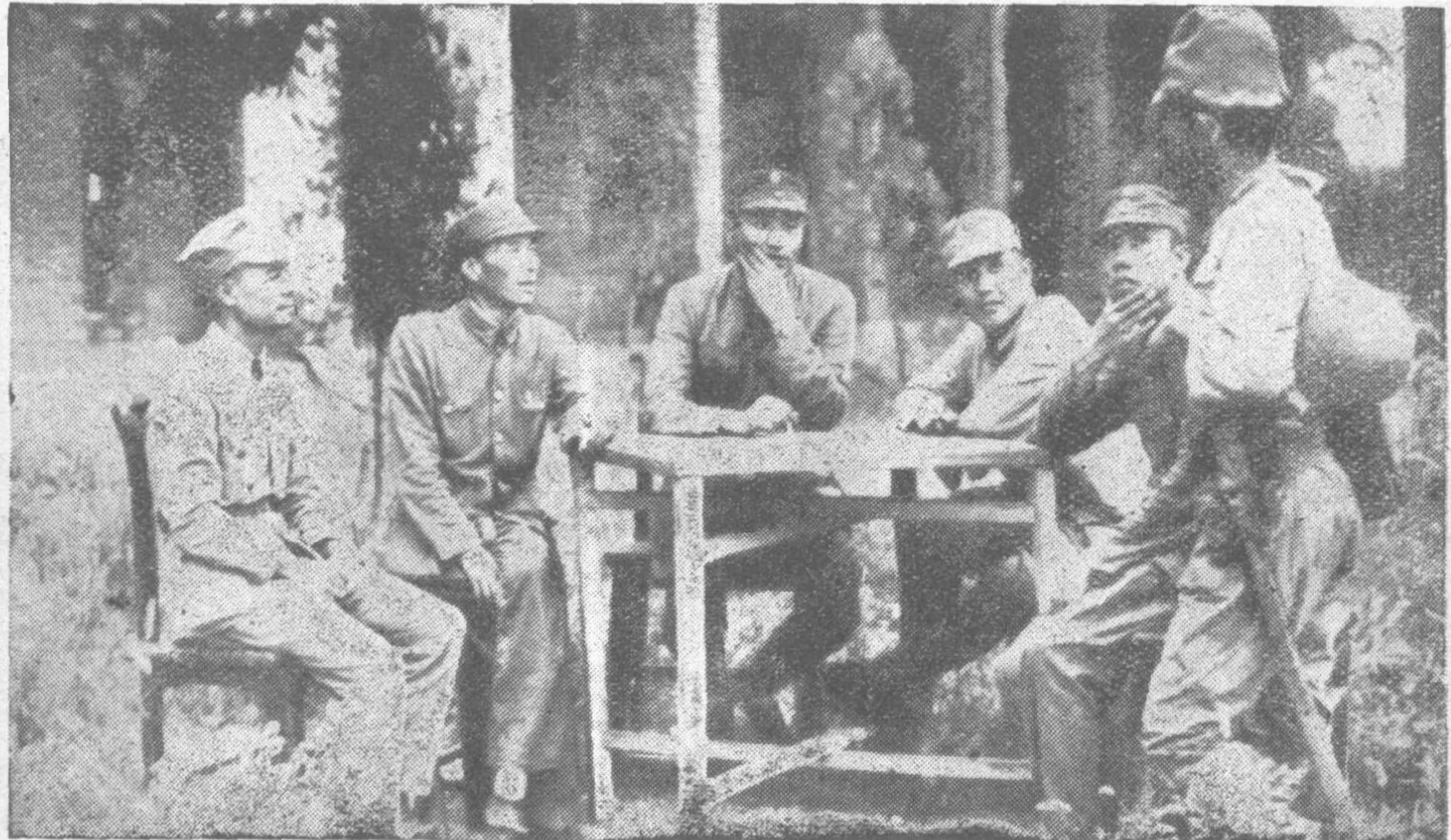
日軍進駐沙的後部，給市街美空軍破壞得零落！



在國與日軍協下，刻積正，極軍濟民工，沙的復興，指日的！



衡陽的陷，亦即渝美的末日！這裏美軍的野砲正為日軍檢着！



衡陽陷時來的。坐：方先長一；十師師少；第三師長慶；第一師長先；第二師師容略。同落陽，軍中第一軍覺；第五、四、三、二、一師長偉；十師周祥一；十師葛戈二；九師長有。



渝兵傷，歸國，順府，他們在日本漢口救隊裏，受善的！



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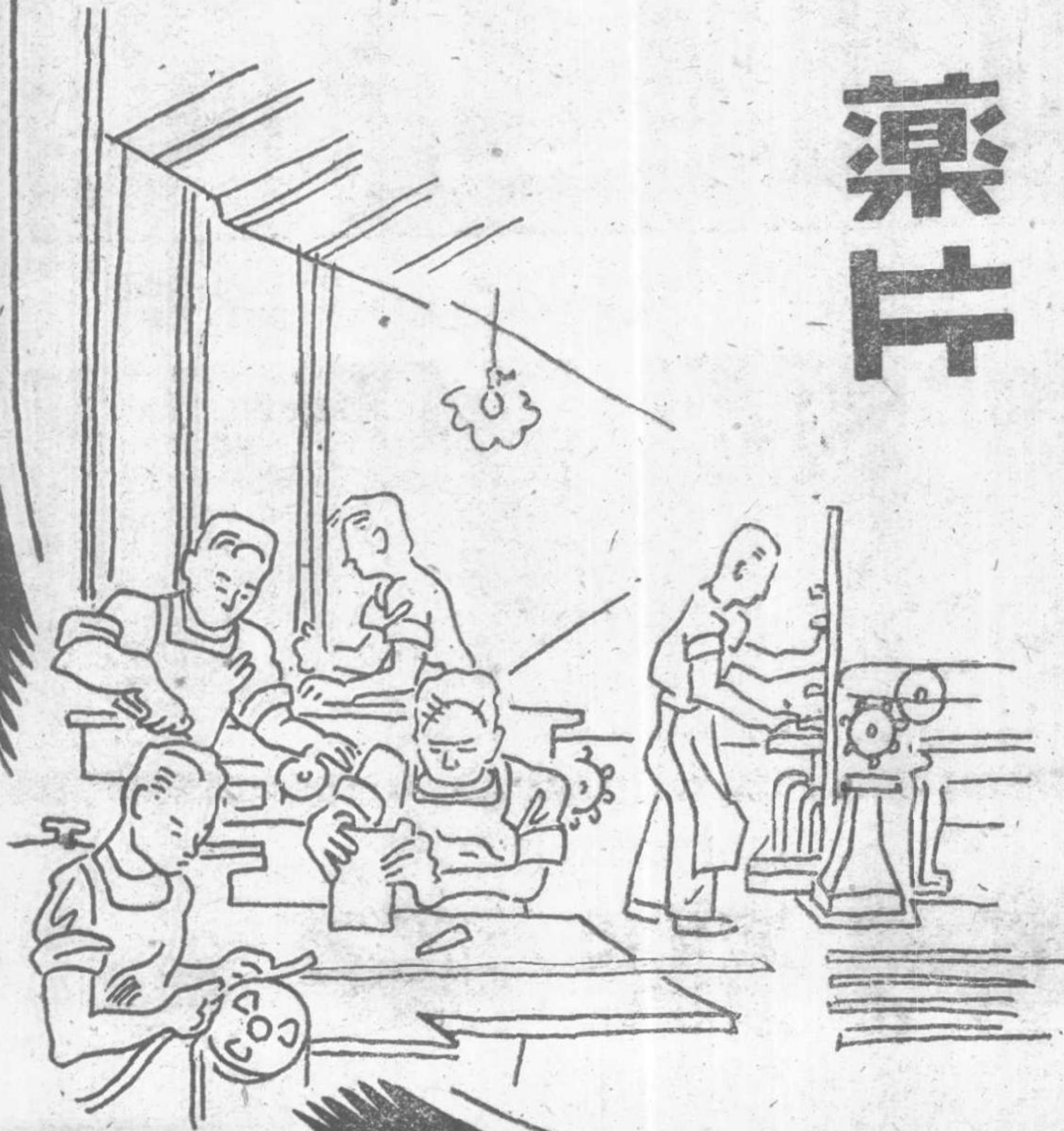
果田

# 刻來安

細菌性胃腸疾患之特效藥

整腸健胃  
增強作力

藥片



# 板橋風味

張葉舟

不久以前，山東旅滬同鄉會為紀念修葺孔聖殿落成，並籌募其他慈善基金，聯合了十八個團體，在西門路靈寶路山東會館內，舉行了一個古今文物展覽，以新近油刷煥然一新的大成閣為中心，在四週各室內分別陳列着古玩，金石，書畫，盆景，攝影，古錢，郵票等類；名目繁多，目不暇接；其中最名貴的為宋徽宗御筆所繪「神鷹」一幅，現已有人願以六十萬元代價購得，但若照時值估計，則約在百萬元左右，此畫之名貴可以想見。最足發人深思的有鄭板橋畫竹題詞一首，「烏紗擲去不為官，囊裏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枚清瘦竹，秋風江上作釣竿。」語意飄洒，處此濁世，不啻為一般人痛下針砭。僻居鄉下的我，為了害怕旅途的擠軋，闊別上海已久；差幸每天閱讀上海報紙，消息還不致十分隔膜。像這麼盛況空前的「古今文物展覽」，雖然沒福視睹，總算已是耳聞的了。

據說宋徽宗御筆所繪「神鷹」，牠的羽毛均係用珍珠粉所繪成，所以能夠歷千數百年，至今猶能保存原色。就藝術來說，確是一件名貴的珍品，何況又是「御筆」，六十萬足值，百萬估計也不太過。有錢，愛古玩，熱心慈善，具備這三大要素的人，誰不願意爭購呢？但是撇開了藝術，我記起了鄭逸梅先生說過的話：「予嘗謂宋徽宗李後主輩，宜為名士，不當為皇帝。……書畫名石之玩，自士人好之，不失為雅，然有道之士，亦所不屑；若使人主好之，則與聲色貨財，同為亡國之階，梁元帝，唐後主，宋徽宗是也。使三主上為貴遊，下為韋布，高可稱文雅之士，下不失清勝之玩，而竟以玩物喪志，多欲亡國，可見帝王好尚，與士人不同也！」誠然，當徽宗被擄北去，雖

「御筆」善畫「神鷹」，也不得「振翅」南歸了！不知目睹此一幅「名貴珍品」的人，會勾引起滿腔憑吊意念否？那位以重價購得的先生，今後朝夕賞玩此珍品，能於「藝術」與「愛古癖」之外，發其幽思感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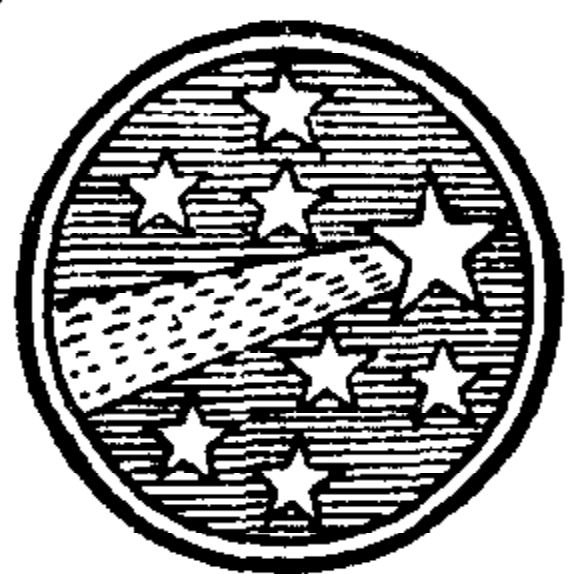
真湊巧得很，有板橋先生瘦竹一枝，警詩一首，正與那幅「神鷹」成了反比例：讓我姑且來說，前者是代表了徽宗風味，後者是代表了「板橋風味」。

我突發奇想，就藝術講，以古玩珍品講，這幅板橋所畫並題詞的「瘦竹」，一定也會有一個驚人的估價，並且一定會有人爭購！但是，撇開了藝術，純粹的根據「板橋風味」來說呢，「烏紗擲去不為官」，和陶淵明一般淡於名利的板橋，可以擲去「烏紗」，當然不以「御筆」為重；「囊裏蕭蕭兩袖寒」，這位先生的清高，對於以「珍珠粉」繪鷹毛的「濁富」豪華，連聽了也怕會皺眉吧！「寫取一枚清瘦竹，秋風江上作釣竿。」這是他的畫筆落墨時的心情，「名士派」的先生，決不想此畫流傳多少年代？不過是偶爾興至，好像嚼

着「狗肉」吟詩一樣，詩是吟給自己聽的，即使嚼着狗肉又有何妨？畫呢，不但是給自已看的，並且，傻性大發，要想讓畫中的瘦竹，攜往秋風江上去釣魚呢！總之，以「玩世」的心情完成的藝術，纔是「真藝術」，纔是「名貴珍品」。

可是，誰配鑒賞這樣的藝術呢？恐怕不是有錢，愛古，熱心慈善的人們所「夠資格」的了！我以為，欣賞板橋的作品，必須具有「板橋風味」的「寒僧者」，不羨名利為何物的「達人」，舉措毫不拘束嚼着狗肉吟詩的「同志」，然後可使板橋死後有靈，附掌稱快，「得一知己，可以無憾矣！」

然而，板橋的畫已變成了一珍品的古玩，被陳列在「古物展覽會」中，會期一過，寒僧者就不再有其機緣「問津」了！說不定也會以十萬廿萬的代價，被「貴人們」藏之「高閣」；這樣的「後果」，也許是「幸運」，生前潦倒的板橋，死後作品會有如此價值？也許是「餘憾」，板橋有知，或將後悔多此一番「舞文弄墨」，替後人們遺留了一件「賞玩的珍品」，實非他始料所及。其然耶？豈其然乎？



黑田藥廠

「細菌性腸胃疾患特效治療劑」

# 刻來安片

健胃整腸★腸室扶斯★防痢止痢★幫助消化

排除積食於小兒最宜



# 「春秋」中的羅曼史

墨僧

被稱為聖經賢傳五經之一的「春秋」

的兵打得落花流水，擄獲了二個元帥及

，裡面記載着許多為禮教所不許的男女

三百多首級，魯公看見他如此英雄，又

故事，這些故事，又大都出於宮闈之中

是那像一表人才，更加愛他，又想起那

，若要把牠全部抄錄下來，可以成一部

件婚姻的事來，再叫人去做媒，一定要

洋洋大觀的「羅曼史」。在這裏我們

招他做女婿。一面他與沖沖地去對文姜

且摘取幾件重要的來敘述一下：第一件

說明，稱讚太子忽怎樣威武，怎樣美好

首先要提到齊國的姊妹倆——文姜與宣

，滿望這次的求婚，一定能成功的，文

姜，一個是兄妹戀愛，謀殺親夫；一個

姜當然也暗暗歡喜。那知道太子忽仍舊

是翁媳結婚，害死兒子，都鬧出亂人

那樣地古怪，堅辭不允說出一番名正言

倫的大笑話。她們的父親叫僖公，本是

順的辭婚理由：「從前沒有立什麼功勞

個昏聩糊塗人，對於兒女們，沒有好好

在齊國，尚且不答允這婚事，如今奉了

的施以教育，所以有這種千古未有的醜

君令來救齊國的急難，娶了老婆回去，

事。她們倆真是一對天生尤物，妖嬈非

臨陣招親，人家不是要說我假公濟私麼

常，可以用一般小說中「芙蓉如面，秋

？」（見左傳桓公六年），這打擊卻不

水為神」的兩句話來形容，在當時真算

小，在僖公方面免不了非常的羞憤，倒

得是數一數二的美人兒。文姜比她的姊

還不在話下；只是在文姜卻受不了這冷

姊官姜來得聰明，情實早開，對於婚姻

水瀉背的大失望，竟鬱鬱不樂地生起病

的要求，更為急切；她的父親也好像有

來，弄得心神恍惚，坐立不寧，一天到

些看得出來，很留心她想先為她求一個

晚的長吁短歎，有說不出的苦悶，有兩

如意郎君。聽說鄭國的太子名叫「忽」

首詩說得好：「二八深閨不羞，一搭

的，是個少年英雄，曾經領兵打過勝仗

情事鎖心頭，鸞鳳不入情絲網，野鳥家

，所以非常愛慕他，叫人去做媒，想不

雞總是愁」，「春草醉春烟，深閨人獨

到那個太子「忽」生成一種古怪脾氣，

眠，積恨顏將老，相思心黯然，幾回明

倒說道：「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

月夜，飛夢到郎邊。」可以想見她的懷

，竟使僖公感到失望。後來因為北狄來

春病了！慢說她的相思苦悶，卻給予了

打仗，齊國自己的兵力，不足抵抗，不

她那好色的嫡親哥哥——諸兒——一個進攻

得不向鄭國討救兵，恰巧鄭國派來的元

帥就是太子「忽」，非常勇猛，把北狄

倫手足關係，有些不敢妄動，如今明知她在患着相思病，就乘此機會常常去探病，並且用許多溫存的話安慰她，從此他們倆打得火熱，一起嬉戲玩笑，人家都以為兄妹之間，一塊兒廝混，太算不得什麼意外，所以他們的父母也不會加以防範的。

行婚禮，看見新夫人如此美麗，自然歡喜。到了冬天，齊侯派了自己的兄弟夷仲來問候夫人，從此齊魯兩國更形親密（左傳桓公三年），魯侯夫妻感情十分恩愛，從三年九月成婚，到六年九月生了個頭胎兒子，取名叫做「同」，就是後來的莊公。有人說「同」是齊侯諸兒之子，但這是不對的，因為時間已隔三年了！從此到桓公十四年，倒也相安無事，兄妹相別已有十年，文姜好像已經淡忘了，諸兒卻還有點丟不下，恰巧這年他的父親死了，他便繼了齊侯的位置，就是後來所稱的齊襄公，便想法要同魯侯親近，所以次年即與二人會於黃地，在齊侯原有他的心事，希望從此可以互相往還，果然到明年春天便邀請妹夫帶同妹妹相會於濼，魯侯情不可却，要帶了夫人同往，文姜當然也非常高興。不料有個大夫申繻出來阻擋，說什麼「女有家，男有室，無相廢也」，使得魯侯躊躇起來。申繻繼續說了許多話，但是終拗不過夫人的執意要去，遂不聽申繻的話，仍舊夫妻同往。齊侯早已在那裏等着，相見之下，各敘寒暄，一齊動身到齊國京城，設筵款待，並且邀文姜到宮裏去，推說與嬪妃相會，這天文姜便留宿在宮中，其中情形，自然可想而知。把魯侯冷冷清清地拋在館舍裏，便不免有些疑心起來，差人到宮門上去打聽，知道齊侯還沒有正娶，只有幾個偏房，並且都是失寵的，更加使他疑心。等到第二天文姜出宮，魯侯含着滿面怒氣，向她追問，言語之間，不免露出了破綻，心中早已大怒，不過身在客地，不便發作罷了，就差人去告辭要回國了。齊侯本來賊膽心虛，叫人去探聽動靜，

這時候恰巧魯國有個公子名叫「允」

的，殺死了他的哥哥隱公「息姑」，自

己做了魯國之君，就是桓公。年紀雖然

不小，卻還沒有娶夫人，當時有個大夫

戚係建對他說：「古時候的國君，年十

五就有兒子，現在君王還沒有夫人，這

怎麼對得住國家呢？」公子登（這個人

本是殺隱公的主動人）便接着說：「對

啦！我聽說齊侯有個愛女，名叫文姜，

從前要嫁給鄭世子忽的，現在還是待字

閨中，何勿去求婚呢？」桓公就派公子

登去做媒。齊侯公覺得桓公既然殺死哥

哥自立，而且年紀又比女兒大了許多，

所以不即答允也；後來爲了宋國的事，

一淘聚會在那地方，魯侯又當面求婚

，齊侯還是不答允；隔了三年，魯侯親

自到齊國境內與齊侯相會於贏，又向齊

侯求婚，齊侯看他這樣至誠，就答允

了。魯侯非常歡喜，馬上行了隆重的聘

禮，僖公便約定秋天親送文姜到魯成婚

，齊侯兒聽到這個消息，不禁戀戀不捨

，兄妹二人當然有一番惜別，兩方面各

做了首答詩，約定了個後會之期。齊侯

公因爲愛女的緣故，決定親自送文姜到

魯國境內——禮的地方，魯侯也親到禮地

來迎接，與齊侯會面，暢敘甥舅之情，

然後各自分別。魯侯便帶了文姜回國舉

行婚禮，看見新夫人如此美麗，自然歡

喜。到了冬天，齊侯派了自己的兄弟夷

仲來問候夫人，從此齊魯兩國更形親密

（左傳桓公三年），魯侯夫妻感情十分

恩愛，從三年九月成婚，到六年九月生

了個頭胎兒子，取名叫做「同」，就是

後來的莊公。有人說「同」是齊侯諸兒

之子，但這是不對的，因為時間已隔三

年了！從此到桓公十四年，倒也相安無

事，兄妹相別已有十年，文姜好像已經

淡忘了，諸兒卻還有點丟不下，恰巧這

年他的父親死了，他便繼了齊侯的位置

，就是後來所稱的齊襄公，便想法要同

魯侯親近，所以次年即與二人會於黃地

，在齊侯原有他的心事，希望從此可以

互相往還，果然到明年春天便邀請妹夫

帶同妹妹相會於濼，魯侯情不可却，要

帶了夫人同往，文姜當然也非常高興。

不料有個大夫申繻出來阻擋，說什麼「

女有家，男有室，無相廢也」，使得魯

侯躊躇起來。申繻繼續說了許多話，但

是終拗不過夫人的執意要去，遂不聽申

繻的話，仍舊夫妻同往。齊侯早已在那

裏等着，相見之下，各敘寒暄，一齊動

身到齊國京城，設筵款待，並且邀文姜

到宮裏去，推說與嬪妃相會，這天文姜

便留宿在宮中，其中情形，自然可想而

知。把魯侯冷冷清清地拋在館舍裏，便

不免有些疑心起來，差人到宮門上去打

聽，知道齊侯還沒有正娶，只有幾個偏

房，並且都是失寵的，更加使他疑心。等

得知他們夫婦發生口角，現在又得到魯侯告辭的消息，知道這件秘密已經敗露了，便馬上設宴為魯侯夫婦餞行，魯侯也只得忍氣與宴；在席間覷着機會，文姜把昨天的口角情形秘密地告訴齊侯，說：「魯侯昨天會這樣說：『同，不是我生的，乃是齊侯的兒子。』」齊侯一聽這話，不由得老羞成怒，便想這件事，一不做，二不休，若讓他們夫妻兩回去，不但他們夫妻間一定要不斷地吵鬧，而且我們兄妹便永沒有相會的機會了。所以他故意勸魯侯飲酒，魯侯也因為悶悶不樂，借酒消愁，不知不覺地吃得酩酊大醉。齊侯便命公子彭生預備車子，把魯侯載歸館舍，並且告訴他一個密計，彭生依計而行，扶魯侯上了車子，駛出宮門約有二里多路，就動手將魯侯扼死在車上，說是染病而死的，齊侯假裝着悲哀的樣子，從豐收殮，一方面使人報喪到魯國，魯國有個公子叫慶父的，主張舉兵伐齊，以雪恥辱，但是施伯不以為然，說道：「醜事不可外揚，並且齊強魯弱，未必能勝，還是忍耐了罷！只要求把彭生治罪就算了。」施伯便派為迎喪使者，並且帶了一封信去，要求把彭生正罪，齊侯只好殺了彭生以謝魯國。同時，魯國又派顯孫生迎回夫人文姜，文姜不免有些內疚，要求居於齊魯交界的地方祝邱。那時的魯君，就是莊公，對於文姜，論情是生身之母，論義有殺父之仇，本來不容易處置，只好將計就計，照文姜的辦法。以後文姜與齊侯常常相會，直到莊公八年齊侯給無知所殺，方始了結這一樁公案。

想不到一到淇河的新台，竟被她的公公衛宣公霸佔為自己的妻子，當然是她所不願的，但卻沒法逃避。那個衛宣公真是個好色之徒，他的名字叫「晉」，是莊公的兒子，莊公有個妾夷姜，生得非常美麗而且年青，他就把她勾搭上了，竟私生一個兒子名叫做急子，寄養在民間，等到莊公死過以後，便堂堂皇皇認夷姜為妻，立急子為太子。急子既長大了，為他求婚於齊國，齊僖公便將宣姜許給他做媳婦。宣公聽見人說齊女生得非常美麗，便起了邪念，在淇河之上，築起一個台來，名叫新台，要看看那個齊女究竟生得怎樣？事前以聘宋為名，遣開了急子，然後派公子洩到齊國去迎娶姜氏。等到把宣姜迎到新台，一看真叫他魂不附體，竟把媳婦變成了妻子。宣公是那樣一個醜惡不堪的老頭兒，可以想見宣姜當時，必定非常痛苦，但既已上當，也是無可如何，又況那個老頭兒，把她像寶貝一樣看待，就此漸漸地相安，因此，他們倆倒異常恩愛，形影不離，幾年之後，竟然生了兩個兒子，大的名叫「壽」，小的名叫「朔」，因此，格外得了宣公的寵愛，不但奪取了夷姜的地位，也奪取了急子的地位。當初宣公立急子為太子，將來可以接續衛君的位置，到了這個時候，情形就有些改變起來，為了寵愛宣姜的緣故，便想把衛國的江山，將來傳給壽朔。宣姜當然也是這樣向他要求，所以他暗暗地把這件事託付給左公子洩，叫他將來幫助壽為衛國之君。但是壽與朔兩兄弟，雖是一母所生，性情卻是兩樣，壽不但不存繼位的念頭，卻反而非常地愛急子。只有朔站在他的父母一面，心懷非

分，處處與急子為仇，眼見他的同胞哥哥壽，處處幫着急子，心裏老大的不自在。因此，他便常常對他母親說到將來他的危險，說：「急子是長子，他日做了衛君，夷姜便是國母，那裏還有母親的地位？我母子們還能安逸麼？」他們便日日夜夜構陷急子及夷姜。宣公本為這件事在耽心，一面處處給夷姜一種難堪，使夷姜不能安居，要逼得她自殺，果然，夷姜因為氣憤不過，自縊而死。一面他們商量怎樣除滅急子？決定表面上派急子到齊國去行聘，暗裏派些武士扮做強盜，在半路把他殺死；他們所定當的計畫，以為壽是自己一夥的人，並不瞞他。壽知道了這件秘密，便急急地趕去告訴急子，叫他趕快逃走，那知急子是一個孝子，倒說道：「兄弟叫我逃走，固然是有一番好意，但是違棄了父命，還算是個兒子麼？況且天下沒有一個無父的國家，叫我逃到那裏去呢？」竟不聽他的話，情願等死。壽既然苦勸不聽，便心生一計，假樣地替他餞行，請他吃酒，左勸一杯，右勸一杯，把急子灌得酩酊大醉，便偷了急子的旗子，自己

冒充着急子，坐着一隻船，急急地駛往其地，他以為自己代替哥哥一死，便可以救了急子的性命。那些假強盜，果然誤認他是急子，把他殺了，但是急子酒醒以後，看自己的旗子不在了，知道中了兄弟的計策，便即刻追上去，想可以救回他，但卻已經不及了。只好挺身出去對那些強盜大聲說：「我是真的急子，方才你們殺錯了，你們趕快把我殺了罷！」那些強盜便又把他殺了（見左傳桓公十六年）。這件事與魯國的申生有差不多的情形，全是從寵幸小妻而引起。的慘劇。詩經裏有一首詩悲傷這件事：「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見鄘風）我在上面說宣姜起初是被迫的，沒有什麼大錯，不致於像她妹妹文姜那樣淫亂，這不過完全在那個不知廉恥的宣公身上。不過她後來因為要爭奪地位的緣故，逼死了夷姜，謀殺本來是自己的丈夫急子，也實在是個惡人，與她的妹妹是異曲而同工；人家罵她們「文姜淫於兄，宣姜淫於舅」，都是淫婦，並不算得過份。

上海靜安寺路九三四麥特赫斯脫大樓三樓A

# 山岡醫院

外科、皮膚科、性病科、痔瘡科  
內科、兒科、醫學博士  
院長 山岡浩一郎  
醫學士 山岡幸三郎

電話三八一六七 夜間急病用三一七二



### 文人身後蕭條

子輝

是不久之前，報紙上透露了魯迅在故都藏書的出售的報道。據報道者自己的揣測，也覺得未必可靠，正如社會上有許多消息往往出於捏造而故意變動視聽的一般。

但，我想學生服役於文學的魯迅，身後雖不至於萬分的淒涼，但蕭條的成分總是無法否認的。所幸他的胞弟知堂老人健在於這個世界上，當不致使魯迅的遺族貧無立繼，弄得拍賣他一生所苦心搜羅起來的典籍，這，我想凡是關懷魯迅的同志，大概都敢下這樣武斷的測定吧！

支，千字汗血，所獲酬勞視手民猶不及，奈之何不弄得貧病交迫！一旦撒手歸天，自然身後蕭條是決難倖免的了。

例子非常多，按筆者所知的來說：前些年，曾為魯迅所識拔曉掖的青年作家葉紫，困居長沙故鄉，自貧而病，而終於不起，除了同樣在貧困途中掙扎的同人涵幾滴悼喪之淚而外，便這樣的完了。稍後，在初期文台上以新詩著名於時的王獨清，病死以後，據聞身後也相當的蕭條。再後，流寓於內地的作家張天翼與林憾廬，也先後都給無法排遣的生活，逼得毀滅了他們的活躍的生命，甚至於身後蕭條，無以為計。尤其淒惻的是：林憾廬死後，僥倖有一並不袖清風的弟弟隨侍在側，然而也鬧得不能成殮的悲劇，這景況，不徒令人聽了同情，簡直悽愴酸鼻！之後，以新詩與小品散文活躍於華中文台上的沈聖時，病亡於江南的故鄉後，雖不至於無法殮殮，但身後景況，也跟葉紫不相上下。最近，據報載，新文藝的中堅作家王魯彥，在內地為病魔所侵時醫藥費用，全由文台同人東奔西走，募化捐集而得，無奈年深月久營養

不足，藥石究不是仙丹，於是王氏終於為病魔所攫，證之生前既如是，則身後的情景，不用事實說明，也可想而知的了！

於此，可見文人的身後，蕭條者十居八九。為什麼？其理却簡單得很：因為文人只為筆耕，嘔盡心血，不足以養家活口，甚至不足以餬個人的口腹。明明有時不能忘懷於王仲則所

### 章克標二三事

戈子

這想到初識章先生的情況，至今使我會啞然失笑。

十五年前，章先生已獲佳譽，而我係年輕後學，更無半點聲名，緣於同鄉的關係，由於某前輩介紹，便持片前往拜訪，到達近提籃橋的那條里街，即按址叩門，有一女傭來開了門，引我進客堂坐着。

誰知約摸半個鐘頭，仍未見到主人的面，我把房內的茶几花瓶都欣賞完畢了。無聊萬分，正欲失望地探出門去，進來了一位披了大衣戴呢帽進來的人，我根據介紹者所指示的特徵，斷定是章先生了，我一邊將介紹卡片交出，一邊懷疑着他或是由後門偷溜出外？我僅有怔忡，情愴，彷彿見他在顯着不快的顏色，他微微點點頭，指着椅請我再度坐下，隨即誠懇地一言不發，檢出皮包

吟的「百無一用是書生」，而到頭來依然終老於硯池之間，其博得身後之蕭條，真是活該活該！這世界不需要文人，而偏有許多寧願為貧困煎迫，落得身後蕭條的文人存在，無怪站在另一角度上的人，要譏之為傻瓜了。其實，話得說回來，這樣的世況之下，如果沒有傻瓜的存在，那也許殘酷與吞噬會猖到匪夷想

像的地步，——因為文人雖然窮，他不會毀了暴露真理，揭示穢惡，痛疾貪污，寫真黑暗的筆。至於以文學為敲門磚的「文化姨太太」者流，那是別論！這世界不需要有文人，我們却應該鼓勵文人頑強地活下去。「身後蕭條」，究竟是身後的事，禿筆在握，是不應該移轉了自己的脚跟的！

裏的文稿翻閱，我又餓候了半小時，仍未聽到他第二句話，祇得告辭，他送別說：「好的，有話明天談吧！」

我抑住悵，不知犯了甚麼錯誤？後來自然地彼此很熟悉了。他原是沉默寡言，口齒鈍拙，怯於應對陌生人的文人。

章先生係浙江海甯人，圓形的臉架上一副黑邊近視眼鏡，配着略矮的身材，早歲留學日本，攻習的是數學，他最初的寫作，應從為開明書店編輯算術教本說起，轉而興趣移到文藝方面，小說月報發表他的短篇創作，金屋書店出版他譯自日文的及自著的長篇小說，漸奠定文壇始基，不過他數學的長處，也逐次在中學生等刊物上演進着。

稍後數年，林語堂創辦論語，人間世等雜誌，闡揚幽默的散文，章先生恰巧不滿意原有職業，在報端登載求職啟事，數百言內以俏皮筆調劃出文人的全貌，大

受林氏賞識，於是約他長期撰述，緒釋地各種筆名的小品和讀者相見。

大概他為目擊文壇的紊亂與變橫，曾著成文壇登龍術一書，歷述無名作者如無相當技術絕難拋頭露面，又處處對文壇予以評擊或譏嘲，該推為一部內容簇新的力作。自費出版，風行一時。

大約在民國二十二年，他和邵洵美合辦綜合性的期刊「十日談」，內容略像近日的雜誌，二十四開本，每期有詳論通信特寫等多種，我此時寫過稿件，登載十日談，但這風格別緻的刊物却維持不到多久的命運。

以後某一時間，他很消沈，祇能在另外的友人處零星地得到一點信！息去年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章氏榮膺代表之一；為了「民族文學」的確立問題，他曾跟島田雄政氏筆戰過一場；最近除在報端屢讀他的大作外，又有日本的小說譯本問世，但願他重振過去的文壇聲譽。

# 文藝咖啡

史 蟬

最近上海咖啡茶座的設立，宛似雨後春筍，蓬勃一時，單就西藏路一帶來說，就有嘉帶，大中華，皇后，爵士好幾家，此外如國際新都金門等大飯店，金城中央大西洋等西菜社，也都附設有咖啡座，甚至還有樂隊，女歌手，舞蹈等類的設備，極其目視聽之娛。在這咖啡原料來源斷絕之時，咖啡座却如此普遍的設立，這至少可說是一種反常的現象。

但，因此却使我想起民國十七八年間的事情來。最初和咖啡結不解緣的，恐怕還得數中國的一部份新文藝作家，那時咖啡館在上海還是絕無僅有，就在普羅文學剛在中國拾頭的民國十七年那一年，不知什麼人靈機一動，竟在號稱神祕之街的四四川路上，開設了上海歷史上破天荒的第一家咖啡館，招牌名叫「上海咖啡」。從咖啡二字寫成咖啡這一點上看，就可知道那時喝咖啡的風氣在上海還沒有普遍。這第一家咖啡館倒也能開風氣之先，在裏面還雇着女招待，因此引得一一般多情敏感的新文藝作家趨之若鶩，大家都想到這裏面來獲一些「博士披里純」，尤其是一般普羅文作家如蔣光慈，葉靈鳳等，更是每天必到的，甚至還不知不

覺把他們從咖啡館得來的實生活的體驗，寫進他們的所謂普羅文學作品裏去，成爲反對普羅文學作家們冷嘲熱諷的反攻資料。

這第一家咖啡館既有新文藝作家爲之捧場，於是更吸引一批新的主顧——愛好新文藝作品的青年學生，他們到這咖啡館裏來，既可以認識他們所崇拜的作家，又可以飽餐女招待的秀色，還可以喝香味濃郁的咖啡，一舉二得，便一傳十，十傳百地，大家都把這「上海咖啡」當做良好的休息所在，而「上海咖啡」的營業也就此蒸蒸日上。

也許是因爲鑒於咖啡館的生意興隆罷，在許多咖啡座上客中竟有一位作家被引動了心，這一位作家不是別個，就是創造社的張資平。那時創造社已經被封，張資平却一面開樂羣書店，一面寫他三角戀愛長篇小說，手裏很積有幾個錢，他見咖啡館的營業興旺，而且本輕利重，比開書店還要好，便也打算效顰開起咖啡館來，到底有錢辦事容易，沒有多久工夫，所有咖啡店裏應用的長沙發，長桌子，玻璃桌等物都定造好了，可是後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他這家咖啡館終於沒有開設，而中途擱淺了下來。

到了民國十八年冬天，創造社的小夥計周全平，從關外帶了一筆錢回到上海，這時南市老西門新開了一條和平路，市面日漸繁盛，附近學校林立，而新書店却

還闕如，他看中這一帶地段，便在中華路上開了一家西門書店，書店的門面不過狹小的一間，可是樓上的面積却較書店大三倍有餘，於是他便利用樓上的地位開起咖啡館來，好在咖啡館裏應用的桌子沙發等，都有張資平現成定造的在那裏，只消去問他借用就是，用不着再花錢去製造，所以這家「西門咖啡」居然很快的開起來了，一切無不因陋就簡，蛋糕西點是由外面買來的，咖啡則由老闆娘陳女士親自動手在酒精爐上煎煮，店裏不但不用女招待，甚至連僕役都沒有，所有一切迎送之勞，都由書店裏的學徒承乏其事，這樣的開店，簡直是早戰，真可說滑天下之大稽。

這家「西門咖啡」自從正式張開的那天起，營業却非常清淡，原因倒不是地點偏僻，以及沒有雇用女招待，而是不能引人注意，因爲是開在西門書店的樓上，招牌掛在書店門口，不易引人注目，如若能在樓梯口掛上四個紅色霓虹燈字，使人一目了然，也許不無效果，無如這時上海還沒有所謂霓虹燈，以致到書店裏來買書的人雖然多，却多半不知道樓上還附設有咖啡座，除了偶然有一部份文藝界人士來坐坐談談以外，正式主顧連一個都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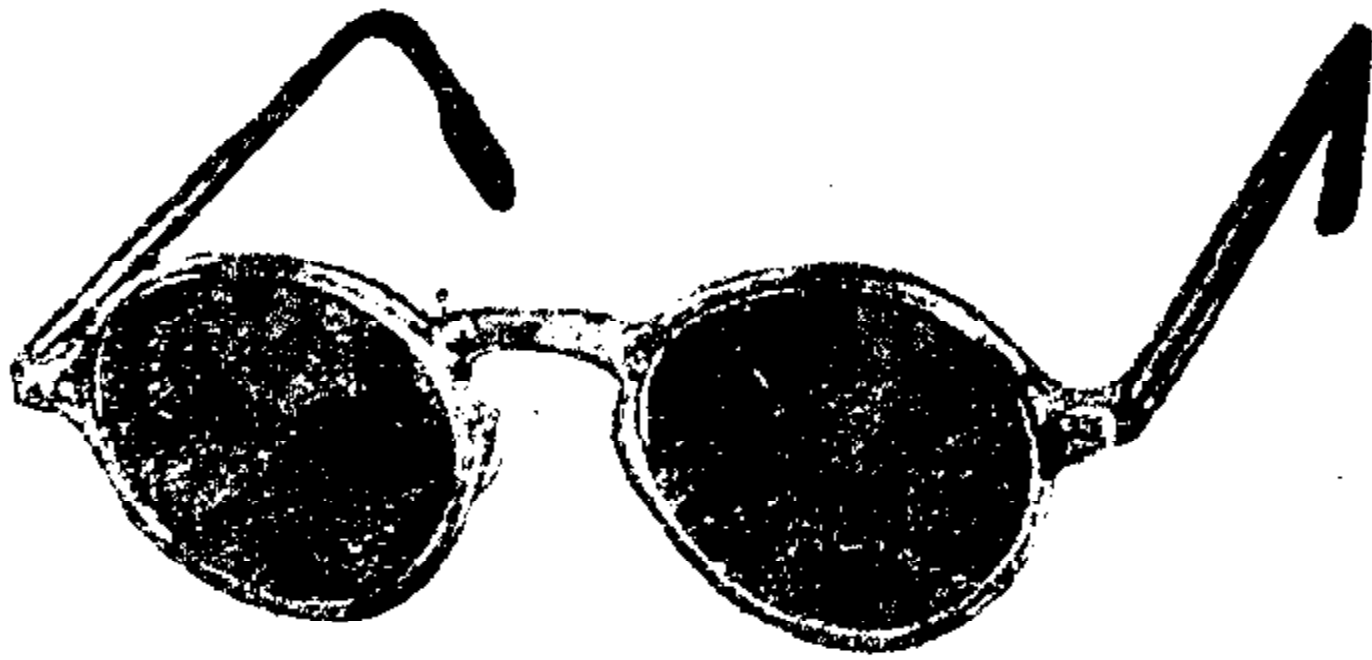
到了七月底，隨着西門書店營業的失敗，「西門咖啡」也告壽終正寢，所有桌子沙發等，不用說

當然仍舊還給了張資平，張資平後來終於沒有開過咖啡館，至於這些桌子沙發作了什麼用途，這却非問他本人不得而知的了。

這兩家咖啡館在上海可說是最早出現的，但都宛如曇花一現，很快的消滅了；自此以後，上海是有十餘年未見有所謂咖啡館出現，代之而起的是一部份粵菜館所附設的茶室，不售咖啡而售茶，生意倒也很不惡，文藝界中人去的多很多，尤以南京路上的新雅和大東兩家茶室最爲熱鬧，記得民國念五年間有人加以調查，文藝界中人常常上新雅茶室來的有曹聚仁，歐陽予倩，姚薏鳳，樓時英，劉吶鷗，高明，黃天始，黃公諶等人，常常上大東去的則有夏劍丞，黃公諶，唐翼野，張靜廬，唐楓秋，江小鶴，包可成，徐心芹，張振宇等人。這裏面有幾位已經成了古人，有幾位還在內地，留在上海的可說寥寥無幾，今日之下，看了這一紙名單，也頗使人有滄桑之感。

更想不到的是往日如魯殿靈光學在一現的咖啡館，到了現在，竟會風起雲湧的盛極一時，不過今日的咖啡館，文藝氣息已經絲毫沒有，充塞其間的也都是俗天俗子，暴發戶之流；而樂隊，女歌手，舞踏等，更與坐咖啡館的宗旨背道而馳，看了今日咖啡館的狀態，使人不禁懷念往昔的「文藝咖啡」不止。

# 精 華



上海南京路281號(拋球場)電話91224



未曾傷害過別人的性命，就放你回山，倘若日後再犯，決不寬恕！」

狐狸叩頭拜謝，就跳出窗外，化一陣清風去了。

狐狸既去，道元和員外夫妻都向有志拜謝道：「若無先生，我孩子的性命，必然喪在妖精手裏！」

有志道：「即使不喪命，也要弄到瘦骨一把，精神不

無奈那胡月娥倒在公子懷裏，只是「全，以後休想做事！」

一味」的撒嬌，公子年少，血氣未定，那裏擋得住美貌女子這樣的迷惑，不禁心動，二人恰待擁抱上床。却驚動了西廳房裏的解人星。

那二金龍子，忽然在枕邊長嘯一聲，把姜有志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有志坐起，叫聲：「龍子，出了什麼事故？」

那龍子從樑間飛出廳房，直進西側廂書房，這時，那女子聽見龍子的嘯聲，正要逃走，早被龍子雙爪擒住，把腳爪一擊，女子就地現出原形，乃是一隻千年狐狸，變了美貌女子，前來迷惑道元，採陽補陰。

這時，道元嚇得心跳不止。姜有志也到了書房。驚動了裏面員外，院君和全家婢僕，一齊出來了。

狐狸跪在有志面前，兩眼流淚，拜求道：「念我千年修鍊之功，我雖然出來迷人，却從未傷過一條性命，如蒙釋放回山，以後洗心改過，在山修煉，決不再出來迷人！」

有志道：「你既然能修心改過，念你

芥菜子一般，夜間可當枕頭，日間可當馬騎。」

春蘭年紀不過一十五歲，稚氣未除，道：「如此，姜先生，你何不叫龍子變一匹寶馬，讓我騎騎！」

有志道：「春蘭是一個女子，騎上金龍，怕不要得罪龍子麼？」他又想：「也罷，看一看春蘭有福分沒有？她若騎得龍子背，就讓她騎上一騎罷！」有志便叫：「龍子，你可肯變一匹寶馬，讓春蘭一騎麼？」

那龍子點首，將身一滾，果然變做一匹龍駒小馬。有志扶春蘭，側身坐在馬背上，在高廳上面走了三轉，春蘭高興極了。

有志稱讚春蘭道：「春蘭姐，你騎得龍子，你日後有福做得夫人！」

春蘭快活道謝，下了馬。龍子恢復了原形，有志將牠包入八卦袱內，放在床上枕頭邊。

春蘭從此服侍有志，格外殷勤。

員外知道了，便想：「姜先生單身孤寡，何不將春蘭配給他，我把田地分一股給他們，以便在此養老終身！」一天，便和有志提起這件親事。

有志道：「多承員外美意，但我命裏並無功名，有負春蘭的希望。我對紅塵間的事，也十分淡薄；當初我和師父約過，二十年後和他在渡仙橋相會。所以此事不能從命！」

員外道：「先生既然有神仙的福分，我怎敢阻礙！」

有志道：「春蘭這個丫頭，福分倒不像，如有良家求親，可以出帖配婚，你

留心留心是了。」

九

鎮江城裏，有一個陳百萬，年交四十，妻子同庚。只因廣有家物，所以綽號百萬，可惜並無男女。和趙員外常常來往，有志也和他認得的。

一天，陳百萬提起，欲意娶妻，想生有一男半女，接延宗嗣。有志在旁，看得陳百萬頗有福澤，便向趙員外進言道：「府上有一個丫頭春蘭，相貌還好，且有宜男之相，未知陳員外可合意麼？」

陳百萬素在趙員外處，聽得姜有志的大名，知他有些道行。便道：「既承先生提起，只要趙員外應允，我是希望不得呢！」

趙員外一口應允。選了吉日，將春蘭迎娶過門。

春蘭哭別趙家，又向姜先生拜謝。有志囑咐道：「你過了門，要敬重丈夫，如同賓客；那邊有大娘子的，你第一要敬重她，不可怠慢，不可心高氣硬，我勸你，你切記在心頭。我看你面上哪星未脫，有小小的磨折，但那時自有人來解脫，不妨事的，你日後有二品夫人的福分，現在，你去罷！」

春蘭又是傷心，又是快活，哭哭啼啼的上轎去了。

春蘭過門之後，陳百萬娶了年輕小妻，自然睡愛非凡。却惱動了大娘，日日和春蘭尋事。春蘭記了姜先生的話，憑她打罵，只是悶不做聲。陳百萬看不過，出來護兩句，這却更惹起了大娘的火。春蘭過門不久就有孕。陳百萬百般痛

八

趙員外家裏，有一個丫頭，名叫春蘭。伏侍姜有志，十分殷勤。有一天，春蘭笑着對有志說道：「先生，聽說你有一個二金龍子，會得拿妖捉怪，你可肯借給我看看？」

有志道：「春蘭姐，你晝夜服侍我，待我十分好，我就給你看看。」說罷，忙解開包袱，那龍子走出，祇像一條小金蛇。

春蘭見了，笑說道：「我什麼都看見過了，真正的龍却未曾看見，這寶貝真正奇怪！」

有志道：「你還不曉得，牠能千變萬化，牠變了可像棉花；叫牠硬，可像鐵石；叫牠大，像天一樣高；叫牠小，小

愛。大娘越想越氣，她，怪自己肚皮不掙氣，只把氣惱全放在蘭一人身上。她一心計算，春蘭生下子，非害死他不可。

十月滿足，春蘭果然生下一個男孩，陳百萬晚年得子，快活非凡，大排筵席，過滿月，對春蘭更是另眼看待。

陳百萬有個姪兒，名叫陳懷，平時專事吃着嫖賭，一心要阿伯的財產。他見阿伯娶了春蘭，春蘭有了孕，心裏也老大不高興。他知道大娘懷恨春蘭，便和大娘計議，怎樣害死春蘭的孩子，他對大娘說道：「目今春蘭生了兒子，伯得寵春蘭，你久後必定要受累！」

大娘道：「我正也在這樣想，依你怎樣才好！」

陳懷道：「伯母，依姪兒之見，除非將那小孩置之死地！」

大娘道：「怎麼辦呢？」

陳懷道：「我有一計在此，前街上有個算命先生：名叫張半仙，算命有準，四處聞名，請他到家裏去算命，多給銀子給他，我們去請他來，和他預先暗下說好，叫他算孩子的八字，在二歲上便要尅爹娘並且千金當，要敗完。

這樣，就好過春蘭的孩子拋棄了。」

二人計議好了，陳懷就到前街張半仙家裏，奉上紋銀十兩，說：「要請先生到陳百萬府上替一個小孩排八字。」

張半仙收拾定妥，跟陳懷就走，在路上，陳懷將小孩的生辰，說給張半仙聽：「是六月初六寅時，先生，你替他算一算，這個命怎樣？」

半仙一路走，一路算，說道：「這孩

子的命好極了，將來一定高官顯爵。」

陳懷道：「先生，今日請你，非為別的，皆因為這孩子是二娘所生，大娘不服，你到了府上，不許說命好，只許說壞，而且要說到二歲就要尅爹娘，千金家當，都要敗完。你若不允，你休想在前街上擺攤吃飯！」

張半仙聽他說話兇惡，不敢不依。到了陳府。大娘二娘，陳百萬都出來聽先生算命。那先生問了小孩的生日時辰，便算道：

「這個是男命，一歲，六月初六日酉時生，是辛卯年，乙未月，丙寅日，丁酉時。六陰朝陽，三奇格局；五行缺水，二重金三重木，一重土；正印傷官，身坐長生。一生太陽星高照，貴人扶加，」

張半仙想：「這命確實好！但看銀子面上，再者陳懷是無賴之輩，不好惹他，吃飯要緊，就說兩句壞話，把命說變壞命罷！」

張半仙當下就說：「小孩命是好的，可惜生下來刑傷太早，年交二歲，必尅爹娘。命中還有八敗星，將來家私敗完，連階沿石都要賣完，地基要改放牛場呢！」

那張半仙瞎說了幾句，即便告別出門。大娘便氣憤憤的說道：「依我之見，將這害人的孩子拋棄，譬如不曾生。到底大人要緊，還是小人要緊呢？尅我不要緊的，死個把女人不會壞人家，尅了老爺，是不成功的！」

陳百萬聽了，呻吟不語。

大娘又道：「小孩子是春天的韭菜，割了一次又長一次，有什麼希奇，春蘭還要生哩！」

春蘭抱着孩子，只是吞聲哭泣，滿眼含淚。

陳百萬聽了，心裏鬱悶，不聲不響，忽忽走出了大門。

十

春蘭知道陳懷和大娘二人早晚要害死孩子。便暗下差一個人送信到趙員外家裏，告訴一切，要請員外和姜先生商量，想法救救孩子。

趙員外當下就和有志計議，用什麼方法去救孩子的性命。有志道：

「春蘭在家伏侍我幾年，難得如今生了一個孩子，我不去救有誰去救呢？」有志便和趙員外說：「請你替我租糖擔一付，我扮作賣糖的人前去，把孩子帶回來就是了！」

趙員外到街上，一千銅錢租了一付糖擔。有志上上下下換了破衣衫，頭上戴涼帽一隻，腳上穿草鞋一雙，手裏敲着孩兒歡，叮叮噹噹，來到陳家門口。連連喊幾聲「賣糖賣糖！」却無人答應。他便挑着擔子再轉到陳家的後門口，聽得裏面隱隱有啼哭之聲，細細一聽，却是春蘭的聲音。「啊！」他想：「莫非是孩子已被害死了麼？」他馬上解開八卦包袱，命叫金龍子飛進後門。

春蘭看見龍子來到，便雙膝跪下，哀告道：「龍子啊龍子啊！莫非是先生到來，命你來救我的孩子麼？」

那龍子點首，便向後門外飛出。春蘭即便抱了小孩，隨了龍子，悄悄的開了

門。

水 墨 等 高 用 筆 鋼 筆 水 來 自



# Ocean Ink

HIGHEST QUALITY

## 水 墨 洋 太

所 作 製 水 墨 洋 太



後門，看見一個賣糖的人，正是姜先生，便像看見了珍寶一般，抱了孩子，跪在地下，哭道：「和先生一別不滿兩年，我已經吃盡千辛萬苦，只因大娘兇惡，將我當做陌路之人，現在和姪兒陳懷申通，要害我孩子的性命，只有望先生搭救，春蘭和孩子，將來永世不忘恩德！」

有志慌忙扶起道：「你且放心！我在趙府，承你一片好情伏侍，你今日有難，我不救你，有誰救你？快把孩兒放在我擔裏，你速速進去，這裏不是講話的地方，等日後孩子長大成成人，你母子便可團圓相會！」

春蘭含淚，在孩子身上撫撫摸摸，再讓他吃了三口奶，然後塞入糖擔裏。有志道：「如若大娘問起孩子在那裏，你只說已經拋棄在荒野裏便了。」

友

有志道：「我此地不便久留，你也進去罷！」春蘭只得含着悲淚，走進後門，有志挑着糖擔，便也回到趙家。

有志把孩子另外放在一家姓王的家里，寄養，每月由姜有志貼那家三吊小錢。陳百萬回來，不見了孩子。春蘭便私下對員外說明，已經由姜先生救去撫養，在大娘前只說已經拋棄在荒野裏。陳百萬心裏雖然不忍，也無可奈何，面子上還故意吵鬧，責怪春蘭，不應該把孩子拋棄，春蘭還啼哭了一場，從此，陳家平安無事。春蘭是老虎胎，生了這個孩子，以後再也沒有生第二個。

福元山姜有志栽培，攻書上學。十三歲便中秀才，接着中舉人，十六歲，進

京應恩科的考試，竟點了探花。奉旨回鄉完婚。

十一

這時陳百萬年交五十六歲。想念兒子，心中憂悶，愁眉不展，成了病，年紀又老，看看要嗚呼哀哉了。陳百萬叫春蘭道：「你快到姜先生那邊去，叫我的親生兒子前來，好繼承我的產業，我死也瞑目！」

春蘭便馬上派人到趙員外府上。不多



(春蘭含淚求姜有志救了孩子。)

時，差去的人回來說：「公子上京應考，還沒有回來。」

陳百萬聽了，心裏一急，頓時兩目向上插，嘴裏沒有進去的氣息，只有出來

的氣息，魂魄悠悠，歸陰去了。春蘭號啕大哭，大娘也過來號哭。那壞孩子陳懷，見阿伯死了，便來成服爭產。要求大娘把賬簿文契，金銀財物交給他掌管。

大娘怒道：「小畜生，你伯父雖然死了，還有我在呢，你敢來奪我的家私！」

陳懷道：「你家沒有嗣續，沒有後代，早晚是我的，我就是你家的主人，你敢罵我，你這老娼根！」說罷，便上前反把大娘兩個巴掌，打的大娘口吐鮮血。鄉鄰親眷，沒有一個前來解勸，大家說：「要她這樣，當初她爲什麼要逼二娘把員外親生的孩子拋棄？現在讓她自作自受！」

大娘聽了，也懊悔當初的舉動，想想「當初聽了畜生的說話，逼春蘭把孩子活活拋棄。若是留得兒子在這裏，今年十六歲了，這個畜生，怎敢放肆來奪家當，現在懊悔也來不及了！」

春蘭連忙再差人送信給趙府姜先生，說陳員外過世，陳懷現在奪產，快帶信叫福元回來。

有志已經得到福元點中探花的消息，便回信春蘭，叫春蘭安心，福元已經得中，不久要回來了。

一天，福元已經回到鎮江。先拜了王家，再到趙府拜見趙員外和姜先生。有志攙起說道：「你快回到陳府，先拜見了你生身的母親，再來拜我！」

福元不明所以，說道：「我的父母是王家，你是救濟我的先生，什麼「陳府？誰是我生身的母親？」

有志便把前情事一一對福元說明了。福元聽罷，便急忙拉了趙員外和姜先生，轎子也不坐，馬也不騎，一同步行到陳府。將烏紗帽去了，換了孝服，跪在父親靈前，哀哀痛哭。然後拜見生身母親，也拜了大娘。春蘭又喜又悲，攙住

兒子的手說不出話來。大娘滿面慚愧，福元道：「前事一概不提！」

那陳懷恐要問罪已經逃到影腳無蹤。這件事，驚動了諸親百眷，左右鄰舍，都來觀看。福元大排筵席，盡請他們吃酒，滿屋裏充滿了喜笑的聲音。

十二

酒席散了以後。姜有志對福元說道：「我今要去了，你們一家須要和睦，接王家的義父母回來養老，是理之當然；上任爲官，須要清正。娶妻不要揀美貌，只要賢良女子，你切記在心！」

大娘要送姜先生金銀，二娘春蘭要送衣帽鞋襪，有志一概不受，只受了春蘭的鞋襪帽子。福元跪在地下，拜謝姜先生救命的大恩。

姜有志回到趙府，對趙員外說道：「承蒙趙員外留我二十多年，幸喜員外改過向善，有了子，中了官；春蘭嫁了陳家，兒子也探花及第。你們兩家世代榮華，享福不盡！至於我，凡間不是我安身之處，當初師父和我相約，二十年後到渡仙橋相會，我雖然不知渡仙橋在那裏，但仗了龍子，牠總會領我去的！」

趙員外聽了，說道：「姜先生！成仙成佛，是大大事，我要留也不能留你！只是讓我辦一桌素齋相送，聊表我一點誠心！」

有志不便推却，只得領情了。吃完了齋，有志略事收拾。趙家的服用器具書籍筆墨，一一交待明白，他一件都不帶去。

只見姜先生提了八卦包袱，走到門外，解開包袱，說聲「變」，那龍子變成一條小金龍，有志跨在龍背，將八卦包袱披在肩，兩手捏住龍角，身上金光閃閃，又喝聲「起！」小金龍騰空而上，腳爪下護着祥雲；衆人一齊跪下，望空叩拜；只見姜先生在雲端裏回頭來，面帶微笑，還在頻頻揮手，聽得他隱隱的喊道：「再會！再會！」

(續完)



友

林時蔭認得他是學校裏的同事張有德，連忙站起來和他握手，一面請他在自己的椅子上坐，黃秀英似乎沒料到這時候還會有客人來，倒把她窘得手足無措，尤其使她窘迫的是屋子裏連茶水都預備不出一杯。

幸虧他並不注意到這些小節目上，他是特地來報告林時蔭一個重要消息的。

「你知道不知道，我們那校長曹老頭子，已經打算把學校頂給別人了。」

「真的嗎？」林時蔭吃驚地說：「那我們的地位會不會發生動搖？」

「當然是要發生動搖的了，你看見那一家學校讓給人家接辦連教職員都讓渡過去的？」

「完了！完了！這可怎麼是好！」林時蔭急得不住搖手，一面又對黃秀英道：「你看這光景，你還能不到謝公館裏去做乳媽嗎？我恐怕我失了業，你就去做乳媽也不中用了呢！」

黃秀英心上顯然也很急，但却說不出什麼話來。張有德似乎很注意的問道：

「二來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說起來實在是很難為情的。」

「謝惠卿？可就是謝伯達的父親？」

「是呀，你怎麼也知道他們？」林時蔭好奇地問。

可是張有德忽然生氣來，他緊握著拳頭，在桌上用力捶了一拳說：

「謝伯達這小子，我正要找他算賬！他仗著家裏有幾個臭錢，到處沾花惹草，糟蹋女人！我妹妹也是受他害的一個！」

她因為生計關係，在百雜舞廳裏當舞女，偏生被謝伯達看中了，不時用花言巧語去欺騙她，金錢飾物去引誘她，她畢竟年輕，意志薄弱，竟上了他的當，和他發生了肉體關係。誰知他一達到目的，就完全變了一副面目，不但當初答應我妹妹另外租屋同居的話完全置之度外，就是見了我妹妹也愛理不理的，又去和別的舞女勾搭了。我妹妹氣得幾次想自殺，我現在正在搜集證據，準備叫我妹妹出面，告他誘姦遺棄罪。」

「你妹妹也上過他的當！」林時蔭很

驚異的說：「那就無怪外面大家都公送他一個色界魔王的綽號了，你大概還不知道，他不但喜歡在外面沾花惹草，而且……」

林時蔭正待說下去，忽然看見黃秀英在一旁對他施着眼色，知道她不願意他說，連忙把話咽住了。他看了看天色，覺得時候已經不早，便對黃秀英道：

「你也可以去了。」

黃秀英看了她丈夫一眼，心裏似乎有無限的淒楚和悲哀，要想在他面前痛痛快快的發洩出來，却苦於沒有機會，她只好把手帕擦了一下潮濕的眼睛，在已經睡着了的孩子額上吻了一下，便打算走去。

張有德這時似乎感覺到他的失言，連忙對林時蔭說道：

「嫂夫人到謝家去，可請不要把我今天說的話說出去，免得給謝伯達知道，預先佈置了手脚，要告他不容易了！」

林時蔭還沒有開口，黃秀英已先搶著說道：

「我為什麼要對他們說，不要說他們待我並不怎樣好，就算待我好，我也犯不着對他們獻殷勤。」

張有德這纔放下了心，他回過頭去望林時蔭時，却見他正癡癡的目送著黃秀英的背影，半晌纔硬咽著說了聲：

「貧賤夫妻百事哀！」

四

謝公館裏的喜事結束了，那兩扇黑漆大門又緊緊的關了起來，只有那已經枯焦了艾葉和蒲劍還懸在門上。可是

謝公館裏決不會永遠平靜無事的，有錢人的脾氣，無事也要鬧出一些事來，何況謝惠卿和謝伯達的生性又都是喜動而不喜靜的人。

就在謝伯達的兒子做滿月後不到十天光景，一張法院傳票開始送達到了謝公館，而且是一張刑事傳票，自訴人名叫張秀麗，被控告的人正是謝伯達，控告的罪名乃是誘姦遺棄，要求賠償贍養費，一椿在都市裏司空見慣的所謂風流案。

這張傳票送進了謝公館公館，却在賬房裏被壓住了，賬房先生呂立明是個深通世故的人，他一見那張傳票就知道不能隨隨便便的送進去，因為這足以使謝伯達受到內外夾攻，在吃官司以外，還要惹起一場家庭風波。

可是這重大的事，他也不能完全隱瞞着不說，他只好等謝伯達出外的當兒，悄悄的對他說：

「大少爺，請你到我房裏來談談，我有一椿要緊事告訴你。」

謝伯達還蒙在鼓裏，他和家裏用的這位賬房先生平素除了生意上的事很少接近的，這時還以為呂立明是要向他通融錢財，不禁沒好氣的答道：

「你有什麼話說？我現在很忙，沒有空，有話還是等回來後再說罷。」

可是呂立明却不由分說的把他硬拉進他的賬房裏，取出傳票來給他看，問道：

「大少爺，這事情你說怎麼辦？」

謝伯達把傳票看了一遍，嚇得面色都變蒼白了，顫聲道：

「這可怎麼是好！這事情一傳揚開去，我不能再在社會上立足了，大家見了面都笑我，我還能做人嗎？」

呂立明見謝伯達只怕事宣揚開去，倒不禁笑了起來道：

「要事情不宣揚出去，倒是容易的：」

謝伯達不等他說完，連忙搖頭道：

「怎麼說容易，新聞記者最歡迎採訪的就是那一類桃色新聞，他們得到了這種好材料，會肯不登載出來嗎？」

「這也不難，只是銅錢晦氣罷了，有錢沒有辦不到的事，大少爺只要肯花錢，縱使有天大的事情也可以包攬過去。」

謝伯達突然歡喜起來道：

「依你說，我情願拿出錢來打點，只要事情辦得風平浪靜，多花幾個錢我是不在乎的。」

呂立明見謝伯達把事情看得輕鬆，却又皺了皺眉頭，正色道：

「這事情已經鬧進了法院，可就有些不好辦，就是我們願意同對方和解，只怕檢察官也還要提起公訴，還有拜託那些新聞記者不要把這事在報紙上揭載，處處地方都得花錢，恐怕非得有一筆大款子不可呢！」

「唉！」謝伯達不由長歎了一聲，他這時也開始感到這筆風流債的嚴重了。

同時又不安地問呂立明道：「你看開審那天，我要不要去出庭？」

呂立明沉吟了一會道：

「這是刑事案，我看還是去出庭的好，要是不去，恐怕庭上誤會有意抗傳不

。出票拘提，那就更失面子了！好在，報紙上不登載，就是到庭上去一次也不妨！」

「該死！還要上公堂，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謝伯達自怨自艾的說着，一面回身向外走去，剛走到門檻邊，忽然又回轉來。附着呂立明的耳朵說道：「這件事，還得請你也代我包攬一些，不要給家父和賤內知道，免得家裏又有氣淘。」

呂立明低聲打了個哈哈道：

「大少爺，這事情不用你吩咐我早就照辦了，要是打算讓老太爺和少奶奶知道，我也不會把這張傳票扣留在賬房間裏了。」

「多謝！多謝！足見老夫子精細，這事還得請多多幫忙！」謝伯達感激地拍了拍呂立明的肩膀說，他這一拍把呂立明周身的骨頭都拍得輕鬆了不少。

其實這事情就給謝惠卿知道了也不打什麼緊，因為他正和他兒子一樣的在外面鬧風流案，不過他所追求的對象和謝伯達不同，謝伯達迷戀的是舞女，他迷戀的却是歌女。

這時的上海，正是歌場新事業興起的時候，一家家歌場如雨後春筍似的不斷開設起來，招徠顧客的方法也愈出愈奇，其中最動人的一件便是歌女伴坐，顧客看中了某個歌女，只要點唱她幾十打戲，便可以招她來陪伴自己，因此引得一色色迷迷朋友趨之若鶩，謝惠卿人老心不老，他雖並不喜好聽歌，但却喜歡選色，在爵祿歌場裏，他看中了一個歌女劉紅芳，差不多每天都要去報效一番

殊，點戲的數目逐漸由幾十打而一百打，一百五十打，開全國點戲的最高紀錄，引得場中人注目。

劉紅芳起初並不垂青謝惠卿那樣的老頭子，甚至還覺得有些討厭，伴坐時沒精打彩的不住打呵欠，謝惠卿戲雖然點得多，她却一些都不感激。但到後來，聽說謝惠卿是有千萬家財的紗布巨商，看看在錢的分上，不得不改變了態度。稍稍假以詞色。謝惠卿生平很少受到過美人的青眼，一經劉紅芳的溫存體貼，不由得筋骨皆酥，更加死心塌地的出力報效了，除了點戲是他所認為應盡的義務外，另外還在私底下送了她鑽戒衣料等許多東西，總之，爲了要博得美人的歡心，凡是劉紅芳對他所要求，他沒有不唯唯從命的。

謝惠卿在商業場中往來，當然少不了有許多生意朋友，這些生意朋友，同時也多半是喜歡胡調的幫閒人物，他們見謝惠卿看中了劉紅芳，少不得要從中撮弄一番，當下便有許多好事的人在一旁湊趣，勸他把劉紅芳娶回家來。

這在謝惠卿也是正中下懷，他自老妻死後，正苦侍奉乏人，覺得有納寵的必要，同時劉紅芳也正是他心目中所認爲適宜的對象，不但容貌美麗，而且那一串嚙嚙珠喉，更足以使他銷魂，他想到要是娶了她，日常無事，聽她清歌一曲，也大足以娛晚景，於是心也就更熱了。

不過他還不敢明目張胆的把她娶回家來，一來因爲他是一家之主，要顧全一些體統，不能讓子媳們在背後笑他老沒到正經，二來劉紅芳的年齡和他相差懸

殊，點戲的數目逐漸由幾十打而一百打，一百五十打，開全國點戲的最高紀錄，引得場中人注目。

劉紅芳起初並不垂青謝惠卿那樣的老頭子，甚至還覺得有些討厭，伴坐時沒精打彩的不住打呵欠，謝惠卿戲雖然點得多，她却一些都不感激。但到後來，聽說謝惠卿是有千萬家財的紗布巨商，看看在錢的分上，不得不改變了態度。稍稍假以詞色。謝惠卿生平很少受到過美人的青眼，一經劉紅芳的溫存體貼，不由得筋骨皆酥，更加死心塌地的出力報效了，除了點戲是他所認為應盡的義務外，另外還在私底下送了她鑽戒衣料等許多東西，總之，爲了要博得美人的歡心，凡是劉紅芳對他所要求，他沒有不唯唯從命的。

謝惠卿在商業場中往來，當然少不了有許多生意朋友，這些生意朋友，同時也多半是喜歡胡調的幫閒人物，他們見謝惠卿看中了劉紅芳，少不得要從中撮弄一番，當下便有許多好事的人在一旁湊趣，勸他把劉紅芳娶回家來。

這在謝惠卿也是正中下懷，他自老妻死後，正苦侍奉乏人，覺得有納寵的必要，同時劉紅芳也正是他心目中所認爲適宜的對象，不但容貌美麗，而且那一串嚙嚙珠喉，更足以使他銷魂，他想到要是娶了她，日常無事，聽她清歌一曲，也大足以娛晚景，於是心也就更熱了。

不過他還不敢明目張胆的把她娶回家來，一來因爲他是一家之主，要顧全一些體統，不能讓子媳們在背後笑他老沒到正經，二來劉紅芳的年齡和他相差懸

殊，點戲的數目逐漸由幾十打而一百打，一百五十打，開全國點戲的最高紀錄，引得場中人注目。

劉紅芳起初並不垂青謝惠卿那樣的老頭子，甚至還覺得有些討厭，伴坐時沒精打彩的不住打呵欠，謝惠卿戲雖然點得多，她却一些都不感激。但到後來，聽說謝惠卿是有千萬家財的紗布巨商，看看在錢的分上，不得不改變了態度。稍稍假以詞色。謝惠卿生平很少受到過美人的青眼，一經劉紅芳的溫存體貼，不由得筋骨皆酥，更加死心塌地的出力報效了，除了點戲是他所認為應盡的義務外，另外還在私底下送了她鑽戒衣料等許多東西，總之，爲了要博得美人的歡心，凡是劉紅芳對他所要求，他沒有不唯唯從命的。

謝惠卿在商業場中往來，當然少不了有許多生意朋友，這些生意朋友，同時也多半是喜歡胡調的幫閒人物，他們見謝惠卿看中了劉紅芳，少不得要從中撮弄一番，當下便有許多好事的人在一旁湊趣，勸他把劉紅芳娶回家來。

日本，滿洲國，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德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器械 測定計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和他的兒子謝伯達却正相當，而謝伯達又喜歡沾花惹草，不要弄得不好，鬧出敗亂倫常的事來，所以他只要在外面另營金屋。

謝惠卿一有了藏嬌的念頭，自有班好事的人來從中撮合，和劉紅芳的家庭談判。劉紅芳只有一位寡母，她聽說謝惠卿是一位有錢的紗布商人，正是求之不得，她所要求於謝惠卿的並不大，只希望他能容許她和她女兒住在一起，並每月貼給她一些生活費用，這在謝惠卿是一些都不在乎的。問題倒出在劉紅芳身上，她一口拒絕，不願意嫁給謝惠卿，問她是什麼原因却又說不出，大抵她的心理是：一方面貪謝惠卿的錢，另一方面却又嫌謝惠卿年老。可是事情到了後來，金錢的勢力畢竟戰勝一切，劉紅芳心裏儘管不願意，也不得不表示屈服，答應嫁給謝惠卿了。

無巧不巧的，謝惠卿準備金屋藏嬌的那天，也正是謝伯達被舞女張秀麗控告誘姦遺棄案在法院裏開審的時候。

謝伯達這幾天真可說是心亂如麻，不論做什麼事都沒有心緒，他所念念不忘的就是自己正在吃官司，雖然相信錢可通神，但却又擔心錢花得太多了在父親面前無法交代過去。他本來是難得到賬房間裏去的，這時却好像沒頭蒼蠅似的老是往裏面跑，問呂立明把事情安排打點得怎樣了。

呂立明的回答是：報館裏已經都接洽好了，可以不把這件案子的新聞登出來。律師也已請了兩個，準備在開審那天出庭辯護。此外，在告訴人張秀麗這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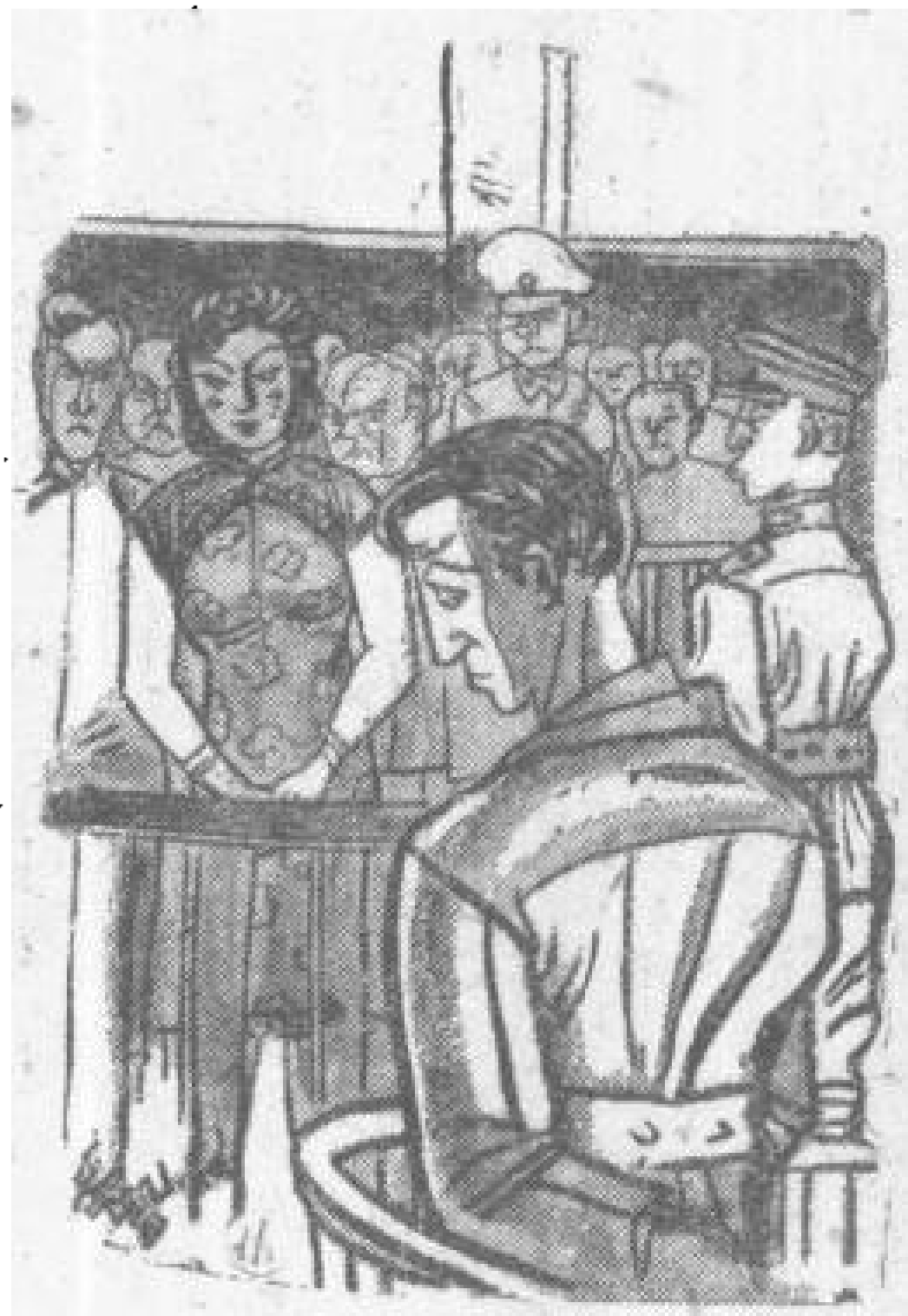
面，也會試探去進行和解，不過聽他們的口氣却大得很，要求贍養費十二萬元。

「十二萬元？怎麼這許多？」謝伯達也被這數目嚇住了。

「據他們說，是包括從二十歲到六十歲這四十年的生活費在內，每年只合到三千六百元，實在並不算多。」

「豈有此理！竟要我養她一世！」謝伯達氣得張開了嘴不住呼氣。

「誰叫大少爺喜歡玩呢！」呂立明打



(謝伯達在法庭上被審了。)

趣地說，接着又正色道：「這件案子恐怕不容易結束，聽說那位張小姐已經懷了五個月的胎，他們都說她肚裏的孩子是大小爺的。」

「放屁！知道是誰給她的種！」

「可是他們却一口咬定她和大少爺發生關係時還是一位處女，而且除了大小爺以外她也沒有再和其他的人發生過關係。」

謝伯達呆了一會，似乎想到了過去的情形，良心上有些內疚，面孔不由得紅

了起來，可是口頭上却還很強硬的，「心想卸脫干係。」

「笑話，她一個做舞女的人，戶頭不止一個，不論生張熟魏，都可以和她發生關係，怎麼能夠咬定說是我，豈不明

明是想敲我的竹槓嗎？」

「是呀，我和律師商量，也就打算根據這一點，作為反駁她的理由，不過能否勝訴，却要看開庭的結果如何而定了。」

謝伯達却似乎很怕去出庭：

「我看還是私下進行和解，不要去出庭的好，寧可銅錢晦氣，她要多少贍養費就給她多少，譬如在紗布上少賺一些就是了。」

呂立明聽了謝伯達這孩子氣的話，不禁笑了起來：

「這事現在已經鬧到了法院裏，你就是想私下和解也來不及了，開庭受審這一關總是免不了的，就是和解也得由法官諭令纔能出外和解。不過，大

少爺，你只管放心，只要你肯花錢，這事的解決包在我的身上，你只要去出庭，別的都沒有你的事。」

謝伯達沒奈何，只好勉強硬着頭皮在開庭那天去出庭受審了。可憐他自出世以來還是第一次上法庭，因此處處地方

都感到手足無措，尤其是開庭的前一刻，站在被告欄裏望着對面張秀麗和她的家屬對他怒目而視的模樣，分外使他覺得惴惴不安。張秀麗這天仍舊打扮得很漂亮，腹部雖然微微有些隆起，但仍不

減她苗條的丰韻，謝伯達偷偷看了她兩眼，心裏不禁微微一動，他幾乎忘記了自己是在法庭上，而想和她重敦舊好，答應她的要求和同居，請她撤回告訴了。

開庭的結果並不像謝伯達理想那樣的嚴重，因為這種風流案在上海是時常有發生的，法官只略略向兩造詢問一遍，接着便由雙方的律師展開言詞辯論，謝伯達聘請的律師果然根據舞女的相好不止一人，作為代謝伯達卸罪的唯一理由，可是張秀麗所聘請的律師却提出了一樣證據，那就是謝伯達親筆寫給張秀麗的一張答應和她同居的契約，謝伯達認得正是他和張秀麗情感熱烈時所寫，連他自己都糊裏糊塗的忘記了，這時見她提了出來，不禁急得滿面通紅，知道這案子必然是他一方面敗訴無疑，連他所聘請的律師也因為事先沒有知道他這種把柄在別人手裏，無法代他辯護，都瞪着眼睛朝他看。幸虧這時庭上已經宣告偵查終結，諭令雙方自行出外和解而退庭了，謝伯達纔得輕鬆地吐一口氣，渾身的汗已經濕透了衣服。

退庭後，便有許多新聞記者包圍上來詢問，謝伯達一語不發，可是張秀麗的哥哥張有德却好像有心要給子謝伯達難堪，出一口惡氣似的，竟指手畫腳的把謝伯達誘姦遺棄他妹妹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將出來。謝伯達在旁邊聽了很覺刺心，但又無法阻止他不說，只好恨恨的看了跟他同來的呂立明一眼，意思似乎責問他：「既然已經和報館裏接洽好了，怎麼還有新聞記者前來絮話？」呂

立明也明白了他的意思，連忙搶前一步，悄悄的向他解釋道：

「不相干，法院裏常川總有許多新聞記者打聽消息的，只要明天報紙上不登出來就是了。」

謝伯達還有些不放心，直到第二天翻遍了大小各報都不見載有他這樁風流案的新聞，他纔好像吃了顆定心丸似的定下心來。

可是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謝伯達雖然仗着金錢萬能，採取新聞封鎖政策，希圖一手遮天，但却無法阻止人們口頭的傳說，漸漸的，他這樁風流案竟成爲街談巷議的好資料了，熟人們見面都笑着另用一種眼光看他，似乎表示心照不宣，這使他於難堪以外更覺得擔心，惟恐風聲傳進他父親和妻子的耳朵裏去，還有一件使他擔心的事，那就是他在這件案子上所花費的錢太多了，惟恐被他父親查了出來，追究起用途來，使他無詞以對。

事實上，他這擔心倒是多餘的，因爲謝惠卿這時爲了納寵，正在使用着更多的錢，單是頂房子一項，就花了十多萬，此外購買傢具和買辦服飾等，更花去不止二三十萬，好在他的錢得來容易，只要花得寫意，他是一些都不肉痛的。

謝惠卿在家人們面前本來把這件事諱莫如深的，可是瞞內不瞞外，不瞞外的結果，對內也就瞞不住。謝伯達從法院裏出來後不久，便在路上遇到了魏友亮，魏友亮笑嘻嘻的對他說道：

「令尊今天納寵，我現在正預備去賀喜，你做兒子的倒不去幫忙嗎？」

謝伯達不禁吃了一驚，忙問魏友亮這話從何說起，魏友亮便把謝惠卿迷戀歌女劉紅芳決定在今天金屋藏嬌的一切經過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謝伯達聽了，真是氣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好央着魏友亮帶他同到他父親金屋裏去。

謝惠卿正在忙着招待賓客，忽然見謝伯達走了進來，他的面皮雖老，也止不住紅了一紅，搭訕着說道：

「你來得正好，我正打算去叫你哩！現在你且先到後面去見見你新姨，再出來幫我招待客人。」

謝伯達瞧着他父親愧赧的模樣，心裏暗暗好笑，同時又不禁暗呼僥倖，覺得他在今天這一樁風流案子上所花去的錢，可以不怕他父親追究了，倘若一定要查究的話，那也可以反唇相譏，批評他父親不該納寵，至少要頂得他父親說不出話來。

可是到得見了他那位新姨劉紅芳的面，他却又不禁暗暗一驚，真想不到她會生得這樣美麗，比他所相與的舞女張秀麗還要美麗得多，他一面暗許他父親的眼力不錯，一面又不免爲她抱屈，覺得像她這樣年輕貌美的人，應該嫁給自己方纔合式，如今嫁給了和她的年齡相去懸殊的父親，「一樹梨花壓海棠」未免太委屈她了。不過事實如此，他又有什么辦法呢，他只好懷着滿腔惋惜的情緒，沒精打彩的到外面去幫他父親招待賓客。

五

純正化學製劑  
內用藥片

# 新阿斯拔爾撒片

梅毒 瘧疾 阿苗巴痢疾 見效神速 安全可靠

萬有製藥公司  
電話 一三三七

劉紅芳的嫁給謝惠卿，不但在謝伯達眼裏看來覺得不相稱，幾乎沒有一個人認爲是「配」的，因爲他們兩人的年齡相去實在太懸殊了，看過去簡直像父女，不像是夫妻，這在劉紅芳的心裏當然更覺得鬱鬱不樂，她近來很少有開顏歡笑的時候，和當初登台賣唱的時候幾乎判若兩人了。

謝惠卿千方百計的想博取她的歡心，凡是她有所需索，他無不如響斯應的立刻從命。劉紅芳失之東隅，索性進一步的作桑榆之收，她把謝惠卿當做了冤桶，需索愈來愈多，除了衣服飾物三日兩頭要添製新的以外，還向謝惠卿要了一扣五十萬元的銀行存摺，謝惠卿居然也答應了。

其實說劉紅芳失之東隅，這話也是不對的，她在暗地裏未嘗不在作東隅之收，像她這樣正當妙齡年華的女性，那裏肯永遠伴着一個老頭子，而不在暗地裏倒貼面首，她只是把謝惠卿瞞在鼓裏罷了。

不過謝惠卿也不會永遠被瞞着，他雖然從不過問劉紅芳的行動，却自會有好

事的人來向他通風報信，甚至連劉紅芳所相與的是怎樣的人都繪聲繪影的報告出來了。謝惠卿起初還不相信，以爲是人家有意破壞她，離間他們的情感，後來說的人一多，他也不禁有些疑惑起來，便開始暗暗的來監視劉紅芳的行動，劉紅芳知道謝惠卿的耳目靈通，不得不稍稍斂跡一些，這一來，更使他對他厭恨非凡，不但同床異夢，簡直把他當做仇敵一樣看待了。

劉紅芳和謝惠卿本沒有什麼情感，他的嫁給他，完全是爲了他有錢，但錢可以買到世上的一切東西，却不容易買到女人的心，她的心裏一經對他起了厭恨的情緒，便漸漸感到他的束縛的難耐，而開始轉起叛離他的念頭來了。

謝惠卿雖然因爲常常有人警告他，叫他當心劉紅芳一些，而不得不對她防備一些，可是世上只有千年做賊，沒有千年防賊，尤其他每天很忙，要去接洽生意上的事務，不能寸步不離的監視着她，因此也就給了她做手脚的機會了。日子過去得很快，眨眨眼又已是陰歷

六月中旬，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同時物價也像寒暑表上的水銀一樣升騰不已。有一天午後，謝惠卿從外面回來，雖然坐在自備汽車裏，兀自熱得滿頭大汗，他吩咐汽車夫不必回公館，一直開到他新營的金屋裏去，預備在溫柔鄉裏領略一些安慰和舒適的滋味，忘懷他在事業上的疲勞。

誰知出於他意外的，他竟撲了一個空，屋裏並沒有劉紅芳的影子，連她母親都不見了，他的金屋裏並無用人，一切雜事都歸她母親處理，如今她母女倆都出去，剩給他的便只有一幢空屋子了。

謝惠卿起初還沒有留心，以為她母女倆是看戲或者逛公園去了，只暗暗怪她們粗心，不該人出去了連門都不鎖閉，後來等了許久還不見她們回來，看看屋裏的情形不對，雖然傢具都沒有動，但却凌亂得很，好像剛受過盜劫似的，心裏不禁疑惑起來，打開玻璃櫥門和抽屜來看時，禁不住暗暗叫苦，原來裏面已經空空如也，所有首飾箱衣服鞋子等等都已不翼而飛，還失去了兩隻大皮箱，看情形一定是捲逃無疑了。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氣得謝惠卿發昏章第十一，他平素自詡經驗豐富，不料三十年老娘倒糊核兒，竟栽倒在劉紅芳手裏，花了一百萬元的代價，只買到一個月溫柔鄉生活，這事情要是傳了出去，豈不要被旁人笑歪了嘴巴！

謝惠卿獨自一人在房裏呆了好半晌，房裏的一切東西都像張開了嘴在在嗤笑着他，他心裏躊躇着，許久拿不定主意。本來對付這種事情的步驟他是很明

白的，報告警察署，登報懸賞捉拿，向爵祿歌場老板查究她的歷史底細，通知銀行止付她那五十萬元的存摺，無奈爲了恐怕事情傳揚出去給人家笑話，有礙他社會上的聲譽和地位，所有這些驟步多半不能實行，能夠實行的只有最後一項，可是這一項希望也是微乎其微，因爲他已經記起這扣銀行存摺上開的原是她的戶名。

不過事情還不是完全無望，因爲這家銀行正是葉卓然開的，憑他和葉卓然的交情，不管是開的誰的戶名，打一個電話去通知止付毫無問題。他現在已不再希望劉紅芳能重歸他的懷抱了，他只希望能減少一分損失是一分，屋子還值十多萬，傢具也值好幾萬，倘若這五十萬元的存摺能夠止付的話，那他損失二三十萬的衣物首飾還不算怎樣吃虧，因爲他畢竟已經享受了一個月的溫柔鄉生活。

於是地立刻打了個電話給葉卓然。葉卓然因爲是謝惠卿的事，果然很出力幫忙，連忙關照行員查劉紅芳的戶名賬號，這一查却查了不少時候，因爲銀行裏存戶衆多，要憑戶名去查帳號很不容易，可是調查的結果，由葉卓然在電話裏報告謝惠卿的仍是一個失望，原來劉紅芳在這一個月裏已經陸續續續的把五十萬元的存款完全提光，連賬都已在當天上午結清了。

謝惠卿聽了這消息，心裏說不出的失望，他後悔自己不該太粗心，只知道貪戀她的美色，糊裏糊塗的把存摺交給了她，交給她以後也從不問她要來看看，

調查調查她的用途，以致被她把存款提光了還不知道。看起來她早蓄意想捲逃，否則她無論用得怎樣快一個月裏也用不了五十萬元錢，她一定是把存款陸續提了出來另換一家銀行去存放，到一切手續辦妥後才開始來放自己的白鴿，怪不得旁人常常對他提出警告，女人的心理真是不容易捉摸的，現在，過去的一切都像做了一場好夢似的醒過來了，他到底將怎樣辦呢？追究她的下落嗎？這件事一經喧騰人口，難免要引起整個社會的注意，使他於物質損失以外更受一番精神痛苦。聽憑她捲逃不加追究嗎？想想又覺咽不下這口氣。他左思右想的想了許久，最後還是決定置之度外，不加追究，因爲他在社會上的聲譽地位決不止僅值幾十萬元錢，何況她現在已經鴻飛冥冥，縱使追究也未必會有什麼結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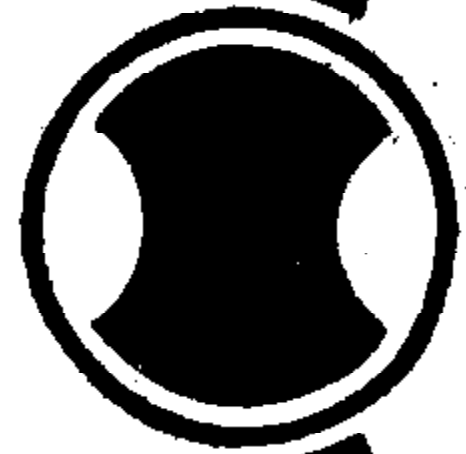
不但不能追究，甚至還要把這消息隱瞞着，不讓外界知道。謝惠卿思量了一會，決定仍舊裝做和往常一樣，若無其事，一面打發汽車夫把汽車開回公館裏去，他自己則預備在這金屋中獨擁孤衾，讓大家仍舊以爲他是在溫柔鄉中享受艷福。

然而這件事可以瞞住任何人，却瞞不住他的兒子謝伯達，因爲謝伯達常常托故到他金屋裏來，表面上是和他談生意經，實際上却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在那位新姨劉紅芳面前獻殷勤。謝惠卿心裏雖然討厭，但也無法阻止他不來，只好在他來後趕快想法子打發他走。

( 待續 )

強國先強種，妊產婦之營養，虛弱兒之改進

片肝迪美野益 Mastigen



特効靈藥

藥均房藥

**痛脫** TONTAL

痛頭 痛齒 痛肩 痛腰 痛傷風 閉節炎 流行性感冒 宿醉



總經理 東亞公司 上海油河南路

# 編輯室

△文化是漸進的，而不是躍進的；文化是因循沿襲的，却也不是一陳不變的。新文化運動以「五四」開其端，近卅載以還，稽古者抱殘守闕，孜孜于國粹之存續；維新者則一味效顰，唯恐西化之不徹底；兩者偏做，實有待懸的以爲之準繩；因此，我們特請江亢虎先生撰「中國文化與世界使命」一文，關心中國文化現狀者，可以借鏡焉。

△現在在中國除了南京政府外，還存在着重慶政權及延安政權。這是中國統一的大障礙。然則中國因此就不能統一嗎？陳先生的「談中國新統一問題」一文中，對於這個問題，解答得很正確，謂：「祇要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區域較重慶政權在政治經濟兩方面的設施，能做到超過而優良的事實，譬如物價比較低廉，生活比較增加，治安比較穩定，民意比較能夠溝通，一切的一切比較合理，簡單言之，政治比較清明，民生比較安定，這樣的事實表現，我們可以斷言重慶統治地區的人民心理，必然一致歸向，必然擁護統一的新局面。」由此可知要中國統一，須視南京國府的努力而定。

△今日公務員的貪污一半因爲生活不能維持，一半却由於思想不純正。所以欲樹立廉潔政治，政府不僅要提高公

務員的生活，並且也要注意到他們的思想。「公務員的生活與思想」一文，對於公務員的生活與思想的密切聯繫，有扼要的剖析，其見解實有獨到之處。

△本刊篇幅日益縮少，除小說及特約稿外，如蒙讀者惠賜鴻文，請勿超過四千字爲荷。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大名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二十元 郵費在內

宣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一五五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吾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三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經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報賣店及各大書局

本刊價目(郵費在內)

每月(二册)	四十元
半年(十二册)	二百四十元
全年(二十四册)	四百八十元

**振華**

**振華**

振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黃浦大馬路二六〇號

電話一六〇〇番